

薛文清公文四



續中州名賢文表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薛文清公

文集

墓表

汾陰阡表

河津古河東地我先世自得姓以來即居之鮮有徙寓四方者故族屬蕃大不下數十百家沒而葬于汾陰之南坡者封樹纍纍焉我先考教諭公既卒于河內官次其年冬孫子瑄扶柩還鄉里明年為宣德元年遂以正月十一日葬于南坡之先塋前三日自他窆啟先妣齊氏柩以禮柩

續中州文表卷十

又二年瑄服除入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瑄竊惟先公先妣鞠育之勤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而藐末不肖乃有今茲之光榮先公先妣既相繼即世而欲以微祿致澣澣之奉固皆無及是以獨居靜處追慕音容展轉歎歎痛心泣血而莫知所措因念昔之君子追惟其親而不能自己者必有纂述之詞勒之金石以發揚先德若柳子之紀其先侍御歐陽公之表瀧岡是已顧小子瑄曷敢自附于前賢然念大恩之莫報抱終天之大戚而所以表述先德之心出于悲思繾綣之餘而不能自己者亦竊冀其萬一焉是用撫取先公歷官行己之詳敘次如左先公生于元季甫七



0247558



歲先大父即授以四書先公誦習晝夜不輟比十餘歲皆能暗記不漏一言既而以選拔為縣庠弟子員益肆力于經史子集諸書時國家肇運興創百度以元季科目文字過于冗衍而古賦乃詞章之流遂定新式皆從簡約而古賦易之以論文格既新士多病于舊習而卒莫能變獨先公以經理充為舉業即合其程度先進老生皆推讓之而後學小子有所述作學官儒師必悉令先公為之刪潤焉洪武甲子行科舉先公以書經應山西鄉試一往即領薦明年為洪武十八年試南宮授北平真定府元氏縣儒學教諭年二十九矣時建學未久士荒于習先公以身率之

卷十

二

時束以教條比及九年而諸生行業可觀者衆官滿赴闕太祖高皇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吏部以二十員名上而先公與焉每旦禮官引入敎立于丹陛內百官退乃退太祖高皇帝嘗御奉天門命諸儒臣講五經先公講書大禹謨音暢義明克動宸聽及罷流輩咸推道焉凡三閱月仍授河南開封府鄭州滎陽縣教諭其先校官以教無成績罷去先公深念教法隳弛無以稱育材意乃擇諸生之秀者列之別室為定程法以嚴督之餘亦因其資使進于學先公率以五鼓而作終日為諸生盡所以誘勸磨礱之道或有日中未食亦不知倦也如是者五年諸生業



已就緒以北方罷學改官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其地古西南夷去中國絕遠時瑄輩皆幼先公攜持以行水陸間關萬里既至其處則人皆夷獠雜類野無良田率芟山而火之側耕危穫苟以給食江流迅暴每盛夏水漲則舟楫不通商旅殆絕官無解宇俸無儲積先公不以其地僻惡介意欣然結茅以居資以衣食克己守約一毫無所私于人或至食不繼累日怡如也先妣復能薄衣食安貧淡以助其廉于上下以賄交者一切閉絕惟于民事則盡心焉若飢渴之于飲食故人雖夷獠亦皆心服而樂道之永樂紀元詔諸改官者悉從舊明年冬復任滎陽舊生

卒賴成就而資任用者比跡相望任滿移官玉田勤誨如在元氏滎陽時固無怠人才亦不減于昔九年為永樂十七年徙教鄆陵丁先大父憂去官繼丁大母憂家居五年起復為河內教諭到官未久仁宗皇帝御極朝京師歸道病輿至任卒洪熙元年三月初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矣嗚呼我先公自讀書應舉入仕一聽之自然未嘗少屈以千人愿官三十餘年教人治民必勤必盡不以秩卑祿薄而分外有一毫僥冀心是雖不得大行于時而操持施措亦可槩見矣先公天資謹厚簡淡寡欲幼即不妄嬉戲在庠序端坐終日出入造次以禮自持交友未嘗至于變色



每休暇歸入里門恭謹過甚見老少咸接以敬讓無毫髮  
矜傲態鄉里父老至今談先輩在庠序有行義者必舉先  
公為首其在元氏迎大父母就養極恭順之道俸廩餘資  
一錢尺帛皆歸之大父母室而已無私積于宗族尤極念  
恤于子孫尤極慈愛事上恭而不諛處僚友和而不比奉  
身極儉一毳襪或數年不易食取充腹而不屑于滋味衣  
取雅潔而終身無文繡器用粗朴而不求華巧衾褥用大  
布為之不厭所至廨宇因其故而無所增飭雖或支撐隘  
陋風雨不蔽而居之裕如囊篋不問有無惟子為學為教  
則汲汲若不及至白首皆然與眾會集或縱酒喧噍已獨

默然靜處若無所聞者性不喜酒飲不過三爵教人以身  
先之每日常以雞鳴而起未有至旦而出者教瑄輩為學  
以正心修身為切要瑄少性急易怒嘗大書于窗曰暴怒  
猶有亦宜戒之瑄自是痛自克治而不敢恣戒家人衣食  
以省儉或見飲食稍豐必矚感曰汝等不知農作之艱難  
而乃如是其為學以仁義道德為本析經義以先儒氏說  
為主為文詞以理勝而不為浮靡論道以三綱五常為大  
而異端邪怪之說無以干其思嗚呼我先公處心制行為  
學之正自少至老無所矯易又可見矣重以大父母義方  
之訓培于前先妣媿德之賢助于內故居易履順保節遠



尤永終官祿歸祔先塋誠所謂善始善終者矣而小子瑄又以庚子河南鄉試忝登辛丑進士第始任即叨清要所謂鞠育之勞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誠不可誣而罔極之恩既無所報用敢僭撫歷官行己之實流涕頓顙表于墓次以明我先公承休于躬衍慶于後者尚未已而我後之人當恪恭孝思永永服膺先德以求無忝所本云

處士牛君墓表

古有司寇牛父微子之後也子孫因以父字為氏而牛之姓實出于是隋之宏以德量稱在唐幽國奇章公咸階峻顯堪以大學生為昌黎公推道見諸文宋臯以勇略為岳

卷十

五

武穆部將牛姓著聞者代相望史不絕書今處士興父福淵大父尚輔尚輔之先世居山西潞州有仕至樞密使者代遠不詳其字與世自牛父逮處士亦不知系自何出至處士大父始居鄢陵遂為鄢陵人比三世皆積善行義遊跡邱園處士娶柳氏女生子男四人曰忠曰麟曰景曰良女四人良最季處士視諸子中惟季質魁壘且性開敏宜有立遂遣充學官弟子員讀書日有聞中永樂某年鄉舉入太學益廣所聞見天官才之上其名于朝授西安府同知侃侃有操施能舉其職人皆服處士為知其子處士雖不治章句業孝友樂善出于其性子季既業儒餘三子家



居處士教以孝弟和謹戒以勿崇貨勿刻貪服事唯勤厥  
數菑不得惰荒嬉慢處士尤急人所無傾囊倒廩無吝色  
人有負處士者必自引咎弗與之爭以故家庭閭里咸服  
處士之篤于行子季之為學也處士必使嚴其師擇其友  
專精其業凡伐性敗德隳業之事絕使不為良之為賢子  
弟為才舉子為名太學生初仕而得佐大府貴有大夫之  
秩固皆處士之善教且積慶自其先世來者遠且長而始  
發于良作善之報耿耿其不可誣福淵娶于氏生三子長  
處士尚輔娶李氏生五子其一福淵也處士四女皆適大  
族士人處士與柳氏先後沒俱葬其先塋良為同知之五

年距處士沒若干年矣因念處士墓表未克刻無以顯揚  
其祖考之潛德懿行以垂示于後人乃詳其世次行實可  
知者以書投河東薛瑄求為之辭用稱薦述之意則遂刪  
取其書之所載者刻之墓道俾牛氏子若孫得以覽觀皆  
知蒙慶澤者其來有自且永永無怠于為善以思嗣續其  
世云

訓導趙先生墓表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初六日  
以疾卒于家是月二十七日葬于峨嵋山之先塋明年夏  
其子旣以先生狀走河津求為表其墓謹按狀先生諱鼎



字玉鉉世為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考諱良皆以瀟質行義稱于鄉比兩世隱德弗耀先生生有美質少即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洪武二十八年鄉舉入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司得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修者以補其缺先生時在選列授鳳翔府沔陽縣儒學訓導隴俗曠悍諸生事弧矢網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即督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教篤詩書由科目進而仕于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縣儒學訓導教人如

在沔陽時固無怠九年丁內外艱起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士子賴其造就者益衆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僻居鄉里疎遠紛囂安靜自頤雖不出戶庭而蒲之人士皆推為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卒年八十有一皆曰善人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于其門者相屬焉先生娶楊氏生子男六曰馴曰駉曰驍曰駿曰驥曰驥馴傳家學以易經中永樂丁酉科鄉舉先卒餘皆紹其家業無墜女一人適良族孫十人於乎先生為子而能肖其親為師而能淑諸人為父而能善其後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始者矣夫有善



于當時者宜表見于後世予故刪取其家世行已歷官之概表諸墓隧俾來者得有所覽觀焉

贈文林郎後軍都督府都事李公墓表

公諱士成姓李氏世為定興人大父伯通仕元為保定路總管有惠在人父欽甫亦仕為路官家牒散失弗克詳其秩次行實公名家子生質淳茂能脫去貴習恬于紛華乃優游鄉里適意山水田園間日以整齊家法訓飭子孫敦美俗化為事公有治人才斂而不施獨成人之善急人之厄周人之乏若飢渴之于飲食為之終身不倦里閭翕然尚其義公娶邑人劉氏女生子男二長福次祐公嘗曰祐

卷十

八

子守吾家者也福子可教遂教以讀書綴文服勤儒行稍長遣為邑庠弟子員使從善師友游以卒其學中永樂某年鄉貢進士初任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後知滎陽縣改任都督府都事于是公泊劉俱已沒世若干年矣值國家舉推恩之典敕贈公文林郎行在後軍都督府都事劉贈孺人咸以子貴福都事官滿任大理評事陞山西按察司僉事福之次子俊任定興訓導九年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於乎有其具而弗克試施其德而不饗其報者必顯揚于後而鍾慶于子孫此人事天理之必然公有可用之才及物之惠乃獨蘊而不出種而弗獲逮其沒世未幾果克顯



受聖朝褒贈之恩榮賁泉壤光耀鄉閭而其子若孫又皆以文儒致位風紀兩秉憲節內外相望天子為善之報耿耿其不可誣夫邈其流則知其源之有自以公之子孫咸克行其流之長則公之承祖考之餘慶者益可見其宏深而有本是宜表見其潛德幽光以垂示罔極以為行義積善之勸云

趙孟周墓表

有于其親沒之久于凡祀事既以時修又念其親之生平行義著于家庭著于鄉邦歷歷在人耳目者不有所託以圖不朽將與歲月俱遠終于泯泯無聞矣故上自公卿大

夫下至庶人而欲顯揚其親之善行于無窮者皆出于降衷秉彝不能自己之良心夫何間哉粵觀漢唐宋以來凡官居野處之人欲顯揚其親之名者必求立言之士述其行實勒之金石以耀無窮所託以圖不朽者宜莫過于是君子尚之蒲州趙仲博其始得姓為趙城人遠祖有世昌者始家于蒲歷漢英良甫三世至君卿為仲博曾大父大父文簡生孟周即仲博父也仲博于孟周既沒能修凡祀事不怠又欲圖垂其親之名于永久乃走河津進薛氏之庭拜而泣且言曰仲博蒲之編氓也雖世居田里而凡供民事無敢後今竊有請焉吾先人孟周承先祖之業日累



月益家計日饒然能不以利自專人有匱乏不足于用者即斥其餘以周之無吝色有貸其物不能償者往往折其券性尤孝友謙恭在州里接少長貧富一以和不立崖岸有纖毫乖爭意與朋友交游酒食過從懽笑無倦全交道始終至白首無間言又嘗游天下名山川陸走陝洛襄鄧梁宋鄒魯之郊舟泛江漢洞庭彭蠡淮泗之波老而歸子婦羅列家庭養無違意杖履東阡南陌朋儕童稚追隨徜徉嬉游以樂其樂竟以壽終于永樂八年正月十九日葬于城古莊之先塋逮今四十年矣雖報本追遠之祀勉修其一二尚念其行義著于鄉閭在人耳目者未有所託恐

卷十

十

遂湮沒無聞于後懼莫大焉竊聞先生篤古而文者倘略其愚且賤而憫其區區不能自己之心辱賜之言以表諸墓庶先人之善行有所託而名永長存幸莫大焉余按仲博之言其父孟周為蒲之善人行義以沒世仲博既修凡祀事不忘又圖顯揚其父之行于不朽所謂降衷秉彝之心于仲博見之遂為次第其言以表諸墓俾其子若孫皆知孟周所以承先貽後者一本于善庶有以繼承不怠益衍其善于永久云

故贈兵部主事陳先生墓表

浙江富陽陳復初先生以宣德十年十月初十日卒于河



南汜水之官次又十五年為景泰元年始克表于其墓先生諱原復初其字也其裔出陳太邱之後自漢晉隋唐宋以來陳氏仕于其世者代有顯人以家牒弗存不能詳其世次至先生曾大父子高大父仲遠父思明比三世皆積善行義于鄉里種而不食其穫施而不求其報思明尤讀書好禮及生先生有異質知其必有立也遂遣游庠序從良師友以開發涵養其心性時未幾學識驟進不凡流輩咸推服以為不可及後以明經入太學益考業于明師儒且得盡友六館天下英俊之士聞見日益富聲稱日益著值選學行有成者分教四方學校先生遂有山西沁源儒

學訓導之命先生既至官喟曰官無崇卑顧職所盡何如耳且天下莫大于道訓導為人師師道在馬道有不修何以盡其職乃充其學以道自勵早夜懇懇以啟迪諸生者皆經籍所載聖賢所傳三綱五常之道異端誕妄不經之說無以干其念由是學子翕然從其化山右稱善教者皆推先生為最後調閩之興化縣學兩任江西饒州府河南鄭州郡庠皆以舊職合四任秩滿陞汜水教諭又九年將去而陞秩諸生狀其善教之績上章願留以卒業詔許其請竟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六矣汜人慕先生之德教者不但庠序諸生又延及里閭齊民既葬先生邑東龍泉鄉



之原復留其家占籍于汜焉先生既有美質又充之以正大之學歷教五郡邑將三十年無倦之心始終一致所至成就人才隨其器質弟子名薦書入官躋仕途著聲蹟于世者林立相望若先生可謂無忝于師道而能盡其職矣先生信道既篤安于所職無絲毫自眩求人知薦意性復樂易寬大接人洞見表裏坦然明白不為防畛崖岸苟賢矣雖貧賤禮之有加苟不肖雖顯者亦視之漠如也居家不問有無尤喜賓客每客至即呼酒延款連日夜不厭急于行義嘗斥其餘以周貧乏人有死無葬具者即助之棺樽其友葉全寄先生以白金百鎰全亡召其子以金還之

卷十

十一

鄉人孫景原戍邊客死汜水先生遣人護其骸骨並妻子以歸嘗道經睢州逆旅張貴家見庭槐羣烏護巢哀鳴問其故貴曰家貧無以自活已售此槐以給食伐者將至烏懼傷其雛故哀鳴若此先生問槐價幾何即如其數探囊金使還市槐者貴舉家羅拜槐得不伐羣烏即噤不聲先生平昔舉義甚多此特其一二耳他不能盡述也嗚呼先生自其曾大父以來皆積善行義隱德弗耀至先生始以文儒起家益行先世之慶又位不滿德而以教付厥子其長子鑑克守家業次子銓登進士第今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三子鈿中鄉試禮部乙榜任大名府儒學教授銓為主



事三年例得推恩于其親于是敕贈先生如其子之官其配呼氏贈孺人光寵赫然動于一時先生雖沒亦可以無憾矣夫惟所蓄者久而深故所發者遠而大蓋其理有必然也余少從先君子典教榮陽其地介鄭汜間余往來嘗抵宿其館舍先君子沒于覃懷官舍先生又遣人致賻復遣銓從余學故余知先生履歷行實頗詳用敢序次其事表于墓左以明先生所以承休于前而貽榮于後者皆本于德善之積不惟其子若孫當永永嗣服無替而世之人亦得以有所觀覽興起焉

故嘉議大夫陝西按察使何公墓表

卷十

十三

何公諱自學字思學其先閩人遠祖諱瓊者仕五季之周為尚書僕射瓊子輝為屯田郎中始家金谿今為金谿人公曾大父諱伯啟大父諱宗哲父諱秉煥號綠水翁比三世皆修己行義晦迹弗耀綠水翁娶曾氏有婦德生二子長即公也公資性夙敏舉止異凡兒綠水翁知其必有立八歲即遣從鄉先生游讀書數遍輒不忘江西按察司僉事行部至金谿選鄉學子弟可充增廣員者得公大喜即拔登邑庠時年十五矣公遂從益司訓授書經益肆力于學比弱冠已自習熟諸書世所謂舉業者綽有餘力間為古文詩章尤渾厚清新有作者步驟公試鄉舉一往即中



前列登宣德丁未進士第初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公以謂  
賈之象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故折獄于庶政為大于是早  
夜以中正明達自勵盡心獄事時稱明允如辨寃獄白能  
等事蹟俱入史館編錄值朝廷選刑官之能官分理天下  
滯獄公首被推擇得閩浙公既奉敕以往雖山郡海邑惡  
瘴狂颶有所不憚必親至其地為疏理其繫囚二藩既大  
以遠人得昭雪而蒙其惠者甚眾公竣事還未至而已馳  
聲京師適厯官三載例得推恩綠水翁封如公之職曾氏  
封安人公復上章乞歸省詔許之且賜以楮幣公并以所  
得恩賜白金之類悉歸奉二親一毫不入私室一時之榮

卷十

十四

慶孝義動于里開正統三年公為廷臣推舉陞廣西按察  
僉事其地乃嶺表百越溪峒猺獞不時竊發剽攻甚則獮  
之以兵雖得少靖而民已病于餉運公于所分巡地必大  
示威信猺獞雖蠻性亦知威服因得減征行之擾其編民  
亦雜夷獠不通道理每構訟輒為講張詞不可究詰動引  
百十人連歲不已公嘗偕奉敕郎審錄所部繫囚其勤慎  
如在閩浙時夷獠積年久滯之獄咸得伸理既而丁綠水  
翁憂營葬一如古禮復廬居墓次者三年釋服調除山西  
按察僉事其憲體益謹而尤能興學以教人表廉以厲貪  
時大同方宿重兵以防控荒外利害繫于守將公嘗巡部



至其府作書勸其守將當協和共事者以濟邊功後來事  
多如公所料人服其先識未幾復丁曾安人憂歸家山西  
巡撫及三司連章以謂山西邊事方殷古有金革變禮之  
制宜奪情何某以任事詔從所請公復官未逾月詔陞陝  
西按察使公既屢更法司事任益詳閑于大體洞達其細  
微及長外臬司凡端澄聽折表拔剗剔之政以次行之令  
修于庭戶風行于方岳事方就績竟以暴疾卒時景泰三  
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六矣公初室李氏繼室徐氏  
封安人俱先逝今室楊氏子男二曰步勳步恩女一人皆  
徐出也孫男二曰源曰溶公在陝西不以家自隨既卒公

之子步勳自金谿來奔喪即奉公柩歸以是年十二月某  
日葬于其邑之某原明年為景泰四年七月步勳以吏科  
給事王君所述公事狀來南京謁余求表其墓余猶記往  
年公過余河汾出二書其一即勸邊將協和共事者其一  
與冢宰論進退賢否之法甚備公又語余曾為執政者言  
當起退休老成者某等用之於乎使此三事得行于時其  
有補于世亦豈小哉且公自為學厯官舉職忠孝大節灼  
灼著于當時者固人所共知至于與余所論三事又其所  
蘊而人未知者余既述狀之所載并附余之所知表于隧  
道之石俾後之人知公之已試者既如彼而未用者尚未



可量也

故奉直大夫絳州知州王公墓表

奉直大夫知絳州王公汝績沒之四年為景泰四年其子  
佐奉汝績狀自江西走京師謁余請表諸墓按狀公先世  
居鍾陵其大父諱忠宋來為金谿場官因家焉今為金谿  
人自曾大父復茂至其考處士仲允比三世皆韜德弗耀  
處士娶林氏有婦行生公質異凡兒處士識其他日必有  
立自童時即遣從邑庠良師友讀書砥行為儒者事公果  
能專心一力進修不怠比長通習經史子集優于舉子業  
永樂庚子江右大比一薦即榜前列春官會試得分教福

卷十

十

建政和公以師道自勵勤于誨人出其門而登仕版者甚  
衆九年教有成績至京師大臣薦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  
州絳在周為晉國在漢為絳侯封邑其地包汾濕土陘民  
繁產薄稅重人鮮知教而健于訟前守不數年率以事去  
未有滿考者公至州以謂人給則教行知教則訟息因行  
其土利有未興者興之視民業有偷惰董之不數年民業  
饒給乃大修孔子廟益廣學宮篤興禮義教養具修絳俗  
日變爭訟衰息獄至空虛公尤善處事先時事有未集者  
督以豪猾吏卒因夤緣為奸民茹其毒公即有事但書片  
紙為期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趨下不知擾而事亦集州租



率歲遠輸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公則布帛擅裹諸物  
任民所費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境有蟲類蝗將害稼  
公禱諸正神蟲害隨息有行劫者出其境即掩捕如法人  
服其明其他善政甚多不能悉紀大者如此細者可知公  
在官九年考績當去耆民相率將詣藩臬乞留公固止之  
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行有日暴疾卒其子佐既經奉  
柩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生于洪武丙子三月十七  
日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五公初娶何  
氏再娶吳氏皆先卒後娶胡氏子男二并二女長政蚤卒  
次即佐也為縣學生二人皆適人公在絳時先遣其家歸

卷十

七

金谿胡氏聞公訃哭泣喪明妻貞子孝又知公之教行于  
家也公為人性坦夷不為防畛篤于孝親追遠與人交始  
終無失其知絳州時嘗校文山東惟視其優于理者取之  
後登進士榜于是年舉子為多人以公為能因言以知人  
山右多聲妓官以音樂佐酒取敗者相踵公速客不用絲  
竹惟禮飲終宴不譁其雅致尤不可尚已於戲人才為難  
有才而驗諸設施為尤難公之才見于教人治民灼有成  
效如此謂將遠施而止于斯豈非命耶雖然公自筮仕以  
來將三十年克致完節以沒有子克襄葬事亦可謂無憾  
也已公二子皆從余學故知公尤詳既按狀并取所未載



者述其行實事業表于墓道以告來者

故處士顧君伯常墓表

夫士君子之積善行義者不于其躬享厚福于當時必貽慶厥嗣而獲顯揚于後世此理之必然也處士顧君諱扶字伯常別號友石世為常州江陰大族處士曾大父諱仲約妣許氏大父諱壽之妣陸氏父諱誠號晚節翁妣楊氏比三世皆以夫良婦貞齊內明外著聞而又皆能斥己之餘周人之匱施惠利于鄉里至處士通敏夙成端方性稟守三世之家法而擴行之不忘其配邢氏茶溪隱君子邢履道之女織紵組細裁製凡女事無不勤熟而又以其餘

力兼習孝經列女傳等書粗通其大義自歸處士盥饋而舅姑胥悅修行而婦道有聞克相處士事親奉祭致謹致孝處宗族鄰里禮意疎密隆殺咸有節序處士所以益大其家者刑于內助為多處士既累世行義不怠遂鍾慶于寺正琳琳之生質厚異凡子處士早卒琳大父晚節翁識其有立遣充校庠弟子員且俾從良師友朝夕講習書史啟迪磨礪以益其學厥後琳以學行有聞充貢太學歷事內臺吏部以其習于法律即除南京右寺副未三年遂陞署寺正琳之讞獄能別白其情而行以平恕三年考滿來京將有推恩之命以及處士與其配琳間持其鄉人何太



守所為處士狀謁余且泣而請曰琳三歲先妣即世十歲先考亡時大父晚節翁尚無恙則誨琳曰汝父卒時嘗撫汝曰吾家世業儒而未有顯者吾命今不永汝宜自勉力學問以圖顯揚吾地下庶無忝所生汝宜無忘乃父訓琳時雖少已自能記其言逮今二親沒世已四十餘年矣琳不肖奉遺教敬懼不忘粗得紹家緒以學以仕而藉餘慶以有今茲之光榮雖有斗斛之祿欲具朝夕之養而已無逮每念鞠育之勞訓誨之切輒沈瀾弗禁罔極之恩欲報無所獨念古之人有弗克遂榮養于生前者尚圖發揚其實行榮名于後世不有善于辭者莫克揭其詳琳不肖將

卷十

九

磨貞石以刻其事惟先生不鄙而辱賜之言得表諸墓道使沒者有知亦將無憾于地下而顧氏之子若孫覩茲刻者亦得以知承休委處有所自敢再拜以請余謝之琳請不已則以謂非前人之善無以貽諸後非後人之孝無以光于前若琳者其先世既累積行義自家及鄉深厚悠遠所以貽厥後者固有所本矣及始發于琳以儒業致身廷平駸駸乎臚仕乃能深念其二親之早逝欲纂辭鑽石以發揚其潛幽又可謂能盡光前之孝矣遂按何狀次第其家世積善之實俾琳刻諸隧道之石以表著于人人以觀示于子孫以垂耀于永久庶少慰琳追述之心且使琳繼



今以往觀茲刻表又當益永孝思益勵名節期無忝于乃祖乃親而益振大其家聲云

故處士楊禮墓表

凡人子能孝其父母者已鮮能孝其大父母者為尤鮮陝西涇陽縣儒學教諭楊潤中景泰癸酉鄉貢天順四年中禮部乙榜授前職既分俸本貫以養其父母又迎其大父禮至涇陽官舍娛奉孝養幾一年復求重慶堂文于余以紀其事及禮歸天順七年二月初六日卒于家享年八十矣其子興既以禮葬之潤追慕其大父之恩不己意謂為孫者能揚祖之名于後世不使與草木同腐庶幾古人之

卷十

二十

孝于萬一乃狀禮之家世行實并致書于余求為表其墓潤嘗從余學因嘉其篤于孝如此義不可辭按禮之父志文元大都人後徙河津遂為河津人志文雖自他郡僑寓以為人好義故無憎疾之者所娶孫氏生禮禮自少謹厚承順其親無違怠及其考妣繼沒葬祭以禮鄉閭稱之禮既自立行己以質直朴實鄉鄰有爭者來質則喻以是非各知曲直感愧而去及年既高又有德衆推為耆老每歲有司舉行鄉飲邑大夫必延以為上賓潤方童稚時資質可敬禮遣入縣庠從師授春秋與朋儕習舉子業克有今茲成立鄉人皆以禮有知孫之明之所致禮娶靳氏亦柔



慈勤儉相禮成家先禮一年卒所生一子二女子即興也  
女一適太學生臺春興娶張氏生六子長即潤也次滋次  
澄次濟次浩次瀚女三人皆適良族於戲禮上承考妣之  
志下享子孫之養克終天年禮葬原域可謂無憾也已遂  
述其事以表其墓以示永久以伸潤之志云

哀辭

愚村居士哀辭并序

愚村居士諱存善姓劉氏世為江西泰和人居士質貌魁  
壘談儀偉然在鄉里常斥其有以周人之急尤重然諾尚  
氣節一出言人即信服之由是人咸以鉅人長者稱焉居

士家故饒財至元季倣擾羣盜公行剽掠鄉邑苦之居士  
慨然歎曰大丈夫不能建功立業垂聲萬世猶當小設計  
慮保庇一方于是盡散其財糾合鄉民為立約束相與戮  
力禦寇居士既倡義人皆愛護室家勇于捍守羣盜聞之  
相戒避去而不敢犯鄉邑卒賴居士之謀以克全于難于  
時有司將上其勞而官之居士愀然曰吾豈以是徼利達  
哉吾特盡吾心而已遂固止其事而卒不聞達國朝平定  
四海蒐舉遺才有欲薦居士者甚衆居士曰吾少之時猶  
無意于進取今老矣筋力智慮耗矣復何能為哉諸君幸  
相愛使得優游餘日于太平之世幸矣薦者意猶未已居



士乃辭去城郭退居邑南村葺茅為屋編竹為籬決渠以  
蔬鑿池以魚日與田翁釣叟水陸上下追攀往來酣嬉歌  
呼一以愚而自混于俗因更其村曰愚村而自號曰愚村  
居士居士雖以愚而自屏于野然士君子愈賢其愚以為  
不可及及居士卒鄉邑老稚垂涕曰善人長者沒矣吾其  
何從居士沒後若干年當宣德二年其孫某以進士第致  
位憲僉哀其祖生而祿位不顯于前沒而素行或泯于後  
也遂述其事以書來俾作哀辭以發其潛德之幽光余惟  
居士早能自立于鄉里散財舉義遏寇保良其心固已厚  
于仁矣及將錄其勞而官之而復固止不從其行又何篤

卷十

于義耶合仁與義宜享榮名盛福于太平之世而又堅辭  
薦達退老邱園蓋其讓而不居蓄而未發是宜大有以振  
耀于後嗣也故憲僉公兄弟連中科甲亟踐通顯居士其  
可謂不死矣遂作哀辭以撫其行以彰其報以傳于後云  
嗟嗟居士兮誰之賢如稟茲魁奇兮德音舒舒惟義是急  
兮不有積餘遭時方艱兮鵠鴟嘯呼居士孔悲兮聿良厥  
圖倒囊出廩兮糾茲義夫式遏寇橫兮以安里閭事已則  
去兮功豈我居澹若無情兮浮雲太虛屬時休明兮羣賢  
攸趨獨守幽貞兮以辭辟書恬然退處兮惟才之愚野老  
爭席兮鷗鳥與徒婆娑水石兮以樵以漁何積之遠兮其



發匪徐賢孫多有兮乃德之符居士雖亡兮不亡者餘流芬永揚兮原末本初嗟嗟居士兮名誰可逾

王處士哀辭并序

處士王君友直祖通州三河人世多顯者建元季兵作處士從其二兄避地于宛今為甯陽人處士溍實君子也早失怙恃移其孝于長故事二兄如事二親焉長失二兄移其愛于幼故撫諸孤如己子焉蓄而未發欲推其有于人故調恤鄉里若己責焉處士既行積于中名孚于外有欲以處士充茂才舉者處士曰凡吾所汲汲者乃任吾性焉耳豈以是釣譽于進哉遂遠迹江湖之上放意山水之間

卷十

以謝免之及薦者議息乃歸鄉里杜門卻掃日以敦行義飭閨庭教子孫為事澹然無所慕于外由是人皆服其真能安分者而遂弗之強其後處士之長子賢今給事公以科目得鄜陵校官來迎養處士既至則懇懇以為人師之難教人所當先為誨給事公之師道立而克遂成就後學者蓋皆得于處士之訓焉及處士歸給事公後以官滿便道省于家而處士病矣處士雖疾革猶以善道誨諸子而語不及他及卒宗族感處士之撫愛者哭處士如哭親父母而哀必盡焉鄉里受處士之調恤者哭處士如哭其親戚而傷必至焉給事公既以禮葬處士又立石以表于墓



及服除入朝擢授今職嗚呼處士其可謂有子矣夫人之  
生也丁亂離之時鮮克保其生者而處士脫亂厄遭理世  
受子孫之養享太平之福者四五十年是則處士生無所  
歎也世之人或多行不義至于玷身壞名者而處士力于  
為善克享天年終于桑梓安于宅窀是則處士沒無所愧  
也人之子孫或不能顯揚其親至于親沒未久而遂泯泯  
無聞而處士有子若給事公既表其行義于墓次方且汲  
汲求名公文士之著述以發揚處士之潛德于無窮是則  
處士雖亡無所憾也嗚呼處士其可謂不死矣雖然自處  
士觀之始終皆可以自足而給事公方駸駸于榮進思欲  
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處士而固已無及則其抱終天之  
戚曷有窮極也哉余遂作哀辭以述處士之行以慰給事  
公之悲以傳之久遠云

若有人兮稟朴專承顯則兮導清源生草昧兮歷屯艱徒  
儒邦兮室家安時休明兮尚盤桓篤孝愛兮行實繁聞譽  
洽兮來薦浚言微利達兮吾豈然賦遠游兮邈江邊陟嶽峯  
兮弄潺湲倦游歷兮乃言旋桑麻圃兮松菊軒埽軌迹兮  
門常關篤義方兮謹大閑子翹翹兮乃儒官來迎養兮遂  
承權悉誨語兮謹師傳樂未究兮返家園乘清氣兮乃大  
還即宅窀兮卜高原風蕭蕭兮白日寒烏獸噪兮愁空山



林木悲兮凋蒼顏石哉哉兮表新阡發幽光兮潛德宣子  
黃門兮感終天養不滿兮涕汎瀾嗟處士兮人所賢善日  
遠而日邈兮是亦可攀

朱孺人哀辭并序

朱孺人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朱公則文之妻監察御史朱  
鑑之母孺人世襲衣冠詩禮克服訓典允就柔嘉及歸朱  
氏雖弗克逮事舅姑而能助其夫竭誠于祀事以至處外  
內親黨疎密莫不中度雖嫁久而尤不忘父母誠孝所感  
蓋有異云孺人方盛年而已失其儷乃能苦節勞心自力  
于衣食教其子曰鑑曰鑄皆有成立而鑑即監察御史也

卷十

五

鑑既致身清要遭逢國家舉推恩之典敕贈御史公以及  
孺人時御史公雖久逝而孺人尚安好無恙鑑得請歸將  
為孺人榮而孺人亦逝矣嗚呼孺人為女為妻為母各有  
法式雖早罹艱屯而晚得享福孺人以及御史公皆可無  
憾哉鑑既襄大事求為之辭辭曰

有淑孺人兮德音孔嘉胚胎前光兮歸于其家誠孝振聲  
分行浹邇遐所天云亡兮矢德靡瑕勤躬教子兮蘭茁其  
芽有降自天兮龍文賁加奄逝滔滔兮悲曷有涯辭以慰  
哀兮孝子其奈何耶

祭文



告土神文

敬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曰曩為先考教諭某卒于官次家  
遠不能即歸于先塋而旅厝于是實賴坤幽之德是保是  
庇今將遷柩西歸謹薦庶品用伸報祭

遷柩告先考文

洪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孝子某謹以牲醴頓顙流涕  
告于顯考教諭府君之靈曰自尊容奄達人世九月于茲  
感時序之變遷涕五內而興悲曩以倉卒未即歸葬遂權  
厝于濟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旦謹啟  
攢窆返柩于故山之陂敢告

卷十

五

祭先塋文

維宣德二年歲次丁未十二月甲寅朔二十五日戊寅孝  
孫進士薛瑄敢昭告于高曾祖考考妣之靈曰嗚呼惟我  
先世宏大深厚積善行慶以庇蔭我後人是以藐未不肖  
得以蒙其福澤由進士以發身逮茲朝命屢降將拜辭先  
壠而恭覲紫宸區區松楸之戀宸貫衷曲敢因薄奠以僭  
陳惟我先世幽靈冥德昭昭不昧者其尚鑒茲懇勤

祭王侍御文

宣德四年十月初十日友生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雜酒之  
奠致祭于年契侍御王公尚文之靈曰惟公中州英俊夙



已有聲鄉試春闈實忝共登奉命南旋並舟話情再會梁  
苑懷抱瀉傾一別九載音信罕通君登柏府可謂顯榮清  
亮詳雅人無間稱我忝同列有事湖荆君時南按睽違莫  
逢將謂旋歸接武大廷孰知一逝遂隔幽明今茲便道官  
船暫停殺雞沽酒以酌旅封君如有知其尚鑒哀其

祭王太守文

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八月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友生監  
察御史薛瑄謹以時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武昌太守王公  
大惠曰嗚呼惟公質朴忠信蓋出于天處心制行率由自  
然在卑不競在高不騫風紀清峻人視侈焉公任惟久畏

卷十

慎乾乾卒逸尤悔名祿以全及秉郡符操持愈堅臨事不  
撓有嚴有寬武昌繁劇剝治實難公為數歲屬邑晏安承  
接中度交口稱賢方冀遠騁胡不少延惟我與公年齒絕  
懸公不有挾交好篤專昔主公家留連半年乃傾囊橐沽  
酒割鮮放懷許與揮毫成篇久別一會笑語蟬聯孰謂茲  
來明幽永捐進拜旅柩公不我言風飄總帷塵凝几筵追  
念疇昔有涕汎瀾返櫬何日令子在前義當匍匐愧因職  
牽有負交道中情曷宣文以自攻酒瀉忱悃惟公有知其  
尚鑒虔

沅州禱雨告神文五首



維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瑄謹  
齋沐以瓣香告于城隍之神曰今茲之歲自春徂夏雨暘  
以時稻之早者已穗而可獲矣而晚稻田之類尤多皆  
焦然困于秋雨之愆期重念小民皆賴是以為生若悉槁  
死則國之租稅神之稟賦尚無以給又何以免私室之寒  
飢惟國家之所以棲神以宇祀神以時者以神能庇庇一  
方之黔黎逮茲旱虐日甚民懸懸有望于神而神之聰明  
胡不聞知御史來按是方敢以誠告神其無爽明靈膏雨  
賜以時施謹告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明山之

卷十

天

神凡山之高大表為一方之望者為其能興雲雨也明為  
沅之傑然挺出荒服以神為主也宜乎祀典代承而莫  
敢去也逮茲秋旱為虐禾將盡槁而民無以處也神司膏  
澤胡吝不與也御史誠誠遣告神必惠然許也玄雲勃興  
斯須雨天宇也四野大穰欣欣歡子女也民獲報祀進牲  
醑也吹擊管鼓式歌且舞也御史當侈神之名播中土也

尚饗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判官周恢謹以清酌之奠告于英顯

林公之神惟神血食茲土往必有功其靈莫測潛于化通  
沅旱秋甚百穀悴容神鑒在下胡不憫窮窮莫之繼百需



曷供御史來按敢有不公不公降罰民實可於雨則時賜俾世其承毋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衛經歷岑團以清酌之奠告于漢車騎將軍張公之神曰赫赫炎靈之四百率土孰非其臣子自東都之政不綱致四海之流橫清時豈無智謀之奇才而皆違恤逆順之至理獨將軍之先後數奮忠勇而效之以死雖千古而名永長存聞者孰不為之興起彼奸雄之擾擾于一時遺臭至今其未已固知是非之定于將來豈有力者之所能彼此相陰陰有肅之叢祠臨宛宛東流之沅水在祀典昭然而有稽豈荒怪淫昏之可比茲闔境之

卷十

五

雨澤愆期特致詞而析以清醴尚饗

維年月日差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城隍等神曰間者秋旱為虐一何極也是用有祈于羣神羣神聽果不惑也有雲鬱興一雨滿三日也晚稻將槁神賜以實也山稼將枯神賜以粒也小民將飢神賜以食也百用將竭神賜以給也官宜即罰神賜以釋也凡百有心感神德也何以報神選肥潔也詞以侑之神來格也神惠其繼之承事永無數也尚饗

祭戶部惠員外文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戶部辦事人材趙福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尚書戶部員外郎惠公之靈曰惟公  
渾厚敦朴狀貌魁然加以學識文質幾全久游庠序累陟  
地官宦成年耄有榮無愆瑄以後進獲陪周旋款我旨穀  
悉我誨言交雖未久情則甚專茲南于邁惠問其先謂將  
促膝以窮素歡孰謂一疾遽爾永捐哀聞甫及悲心逆懸  
敬遣微莫寓詞柩前公識不昧其惟鑒虔

辰州府告神文二首

維年月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香燭告于城隍  
之神曰國家之所以立祠宇修祀典俾所司行事以時以  
飭者以神能福一方之民而除其所疾苦也今年夏是府

卷十

辛

境內不雨者殆逾旬月山稼將盡槁死而下田亦無以成  
實若更十日不雨則百穀將盡國賦無以供生民無以食  
神之牲醑亦無以給民之疾苦于是乎極御史雖愚無知  
猶動念于懷豈以神之聰明而不加恤抑長民者之弗告  
耶果神有待而匪亟也御史來與神言旱已甚矣神其導  
迎休徵沛布時澤除去厲虐化為豐碩則一方侈神之威  
感神之德神饗厥報為無忝而民之事神亦無斁尚鑒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辰州府同知余存諒告于  
漢伏波將軍馬公之神曰公生為名臣沒為明神是皆一  
念忠誠之鬱積夫豈聲音笑貌矯偽者可得而比倫御史



少讀公傳見公行事磊磊落落嘗偉公之為人及領節南  
按乃得拜公像于壺山之陽瞻公廟于辰水之濱屬茲辰  
境夏旱百穀將槁民用憂辛御史平日以正直自處豈以  
是而濫禱于淫昏獨念公之忠賢為祀典之崇重其精爽  
烈烈固宜與山川之氣流通而常存是用敢以旱告詞以  
侑禋公其妙運化機大雨茲土以濯辰人之焦槁以慰御  
史之懇勤尚鑒

代陳御史作焚黃文

維年月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陳詔謹以清酌之奠及  
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敕一通告于考監察御史之靈曰

卷十

十一

考以孝弟謹厚之行特達敏絕之才爰自國初蒐舉遺逸  
弓旌之聘賁及邱園靈時歛起應召厯官雖止佐邑推心  
遠大以故隱德餘慶是蘊是崇是行是施被及我後人休  
者廣矣而男詔以孱愚之資荷生成之力克勤克瘁以育  
以誨考業邑庠發身科目遂任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實  
有風紀之榮每念音容悟發寤歎逮茲三年遭逢聖天子  
以孝治天下率祖宗之憲章舉追榮之盛典以謂人臣之  
盡忠于國者蓋必有教于其家寵光之施及其身者又必  
上延于其始由是推恩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之秩贈  
及先躬以孺人之命命及今夫人恩浹幽明慶兼存沒是



皆先德之懿所致其曷敢忘謹以前敕一通用伸告祭若  
聖天子褒嘉之意則具載于訓詞尚饗

祭賈昭司訓文

正統三年三月初二日山東按察司僉事薛瑄謹以清酌  
之奠致祭于司訓賈公之靈曰昔游章懷交契最密德音  
相酬經義與析其懽甚焉無間朝夕我丁先憂返葬河北  
大雪隆冬泣別沾臆契闊幾年寒暑屢易中得一會暫話  
往昔為將他年數展良覲甯知生死遽爾永隔茲叨憲節  
部有所歷道經貴居公已窀穸市酒是沽隻雞是炙奠雖  
云薄情則孔極公鑒余衷其不有識

卷十

十一

祭刑部侍郎曹宏文

正統四年正月日山東都布按三司某官等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行在刑部侍郎曹公之靈曰惟公發迹秋  
官陟于亞卿奉命巡撫江淮山東持身廉謹臨事寬平民  
感其惠吏服其公連數千里熙然以甯得人委任惟國之  
明方茲賴仰一疾俄傾謹遣薄奠以達哀誠尚饗

祭魏希文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閏二月十八日山東按察司僉事  
薛瑄以清酌之奠致祭于友人魏希文之靈曰於乎希文  
好古信道力慕聖賢顛沛困厄心不少遷憶時永樂俱客



玉田始獲君友我惟少年君不有扶惠與周旋我即君室  
至夕乃還君來我屋竟日留連相與誨告皆古格言乃開  
我愚乃矧我頑往復十載交道篤焉逮我別去君心如煎  
徒步送我握手拳拳逾三十里解袂長歎甯知一別幽明  
永捐今來君里密水萊山俯仰疇昔中情慨然問君妻子  
旅食寒單仁者有後其不有天欲尋君寔道里隔懸遙設  
一奠君其鑒虔尚饗

祭王素亨文

正統四年九月十九日友生薛瑄謹以清酌之奠祭于王  
先生素亨之靈曰忝接交游實篤古道十餘年間箴誨懇  
到任自湖南抵宿辰好中失良朋德孰我造久要不忘敢  
違聖教聊薦菲儀辭以申告

祭少師江時用母夫人文

某氏太夫人之靈曰惟靈生于茂族歸于名門內範有自  
懿德斯存高堂安其孝敬中間底于肅溫在配君子叅大  
藩而資其內助貽教厥嗣官少師而種其慶源夫何命服  
在躬方享全福而大化遽及歸于九原悲傷貫其宗姓惻  
愴動于里鄰令子既奉命而奔其哀訃所司復準式而營  
其壙墳掩幽堂之石以銘德樹隧道之碑以刻文存沒榮  
哀誠鮮與倫某等忝與令子接迹朝紳並陳誠以致奠庶







附錄

原序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朱子嘗以是而贊程子矣布帛可以  
常衣菽粟可以常食聖賢著述立言亦猶是也舍此則奇  
怪隱僻不經於世若左氏浮誇莊周荒唐是已君子所不  
與焉先師敬軒薛先生有見於此故其著述立言淺近平  
易使人易知豈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者所可擬哉先生名  
瑄字德溫別號敬軒世為山西河津人自幼篤信好古博  
學善記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行於世惟文  
集則先生孫前刑部員外郎禔曾託前常州同知謝庭桂

卷十

三五

校刊未就今年夏四月前監察御史暢亨先生同鄉謫官  
陝右道過鎮陽予因訪前集暢曰某於毘陵朱氏得之矣  
予喜而閱之但舛訛非原本矣因仿唐昌黎集校正編輯  
總千七百篇分為二十四卷凡三易藁始克成編於戲先  
生文集流落江南二十餘年今傳于世豈非其數有所待  
與先生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登辛丑進士宣德丁未  
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正統丙辰擢山東按察司提學僉  
事陞大理寺左右少卿以獄事註誤間居七年正統己巳  
用言官薦左遷大理寺丞景泰庚午奉敕總督松潘糧餉  
事竣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京大理寺天順丁丑陞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轉左侍郎越五月以疾在告懇乞休致通前章三上方得俞允時年六十九矣天順甲申夏六月終于家朝廷遣官諭祭為營葬事贈禮部尚書諡文清予嘗記先生設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雲集川匯鼎方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學大抵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為師處已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于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于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于

顏面其學蓋已至于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為入法辭受取予一決于義終日夜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間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冲澹渾成不假雕刻誠所謂布帛菽粟切于民生日用而不可缺者也讀者自當得之予早侍几席壯歷宦途老無所得追思誨諭不可及也先生歷官政蹟載在國史其風節道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不敢私

宏治己酉夏五月端陽門人關西張鼎序



明史本傳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工書家貧為府書佐知府段堅愛其書留署中親教之遣入學校為諸生遂舉鄉試第一成化末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山西僉事進副使俱督學政居九年士風甚盛孝宗嘗語劉大夏曰藩臬中若王鴻儒他日可大用也正德改元謝病歸劉瑾擅政收召名流四年夏起為國子祭酒以父喪去再起南京戶部侍郎歷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四年遷南京戶部尚書甫履任宸濠反命督軍餉疽發於背遂卒謚文莊鴻儒為學務窮理致用為世所推在吏部清正自持門無私

卷十一本傳

謁弟鴻漸鄉試亦第一以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以廉靜稱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工書家貧為府書佐知府段堅愛其書留署中親教之遣入學校為諸生遂舉鄉試第一成化末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山西僉事進副使俱督學政居九年士風甚盛孝宗嘗語劉大夏曰藩臬中若王鴻儒他日可大用也正德改元謝病歸劉瑾擅政收召名流四年夏起為國子祭酒以父喪去再起南京戶部侍郎歷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四年遷南京戶部尚書甫履任宸濠反命督軍餉疽發於背遂卒謚文莊鴻儒為學務窮理致用為世所推在吏部清正自持門無私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一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王文莊公 凝齋集

賦

石齋賦 玉堂仙人秉筆絲綸乃巖廊之大轄王天突天制鑿而有書齋扁之曰石客或見之疑不能釋於西而推鉞無匹託義標名莫知所適予柔中之剛固密堅貞質固為砭愈疾為臼春梁為硯

續中州文表卷十一

一

或取火而續旦其為功效固不可勝讚矣彼有袖懷滄海階列洞庭靈壁玉潤錦川劍撐搗衣搯機醒酒繙經奇播平泉之品怪誇永州之亭斯乃瑣瑣於娛觀抑亦非君子之所稱也有產於茲胚胎古先其為德也介而不易其充材也確以能全由是移寘禁庭輦歸玉祀突兀崢嶸四方所視叶泗濱以中韶同南山而節彼常膚寸而生陰則枯者莫不悉以自擬者歟公讓不受非志所

王文孫公

守以耐恩于以益見公之謙

續中州文表卷第十一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閱予躬之多昔兮奉明恩而  
二豎之為患予固甘其遯處  
而冒進兮殆命數之使然羌闔戶而無  
遽矧寡昧而焉勝兮當會府之殷  
孰故意之能全隆冬裝而北  
而晝陰兮風如刀而裂顏  
愆不繫治而僅以奪祿  
歸兮章三上於榻前迄  
矧小人偷以自樂兮便野屋與山樊苟係之以名爵兮是  
康鹿而中冠况止足之風知兮又疎與病之相聯僅見容

於度外兮九頓首而南轅

度井陘賦

出故關之陘隘歷井陘之孤陴崖感束而脩遠殆天設於  
險熾慨昔人之安在欲稽考而無碑昔秦氏之失鹿紛羣  
雄以並馳惟淮陰之奇士翼卯金而稱巍舉三秦以東出  
據成皋之山谿乃分兵以北渡何魏代之能支惟全趙之  
大國限連山之崎危縈羊腸之坂路度魚貫之雄師懼餉  
道之或絕落廣武之運奇覘所圖之不用喜然後而可知  
夜方半而傳發選輕騎以先窺出萬卒使背水命嚴陣而  
藏威遂安行以出口建大將之鼓旗彼開壁以迎擊此佯



敗而棄麾下水上之勁卒殊死戰以相持敵氣衰而反顧見赤旆之羣垂忽四散以崩潰駭河決而山摧嗟辱王與繆將皆擒斬而無遺繫成安之仁義為猛士之深嗟儒術所以立本變通乃能趨時得其名而遺實與宋襄以同歸爰北面於降虜受襲遠之良規燕承檄而納款齊交綏而國夷虜項氏於江介開大漢之宏基雖天授之有在非人傑而莫資何鍾室之密計令身名之並虧覽兔狗之切喻動千載之深悲

抱病賦

昧大易之明戒恣飲食而無節值月朔於季秋病駸駸而

為孽始瞑眩以伏枕繼徧體之黃蒿似洛陽之銅秋類身毒之金仙非飲河之真人詎餐英之騷客胡無妄而嬰災乃中方其賦色面蒙垢而弗頰髮被額以懶梳但冥心於歸寄遂絕意於榮枯偶攬鏡以自照悼故吾之曷在見妻孥之環泣思紆軫而靡快延醫緩以診視召巫咸而問占曰此雖重而可療恐日月之沈淹爰屏斥乎汗青爰親適於藥畧苟運數之未至將鬼神之憫我感友朋之見愛紛走禱乎靈祠事同周而異孔蓋各行其所知逮賢王之眷存日交馳乎使介既賜之以香杭又申之以珍菜凡宗盟與戚覽暨郡伯而縣卿咸垂情而問訊豈纖微之能勝厯



旬浹之至三忽任杖而可起氣奄奄而纔屬情脉脉而無  
喜踞匡牀以偃仰啜土釧之豆羹似陰邪之退舍漸骨爽  
而神清體顏氏之心齋效晦翁之調息欣四體以微和抽  
羣書而再繹唯仁義之在躬參三才而靡虧苟清明之克  
養庶涵象於靈臺幸瀕死以復生敢從欲而違道雖歲月  
之無多猶性命之可保進行義於當世退求志乎斯文非  
建功而立業則著書以垂芬

擬古四首

端居絕將迎靜對香一炷方寸煥以炳倏復逐物去安得

卷十一

四

千金劍斷此間思慮鑑空與水止只到凝然處  
晨從柏軒游身心得攸攝柏軒去我久新步更故躡昔如  
全在鎔今如虎出柙何當棄簪紱重用修茲業  
官閒事頗稀平居日多暇每思可人客風雨輒命駕斟酌  
數盃酒款曲一夜話此意良已清甯讓雞豚社  
一室無長物圖書紛左右糟粕搜餘滓穠郁求可口妙處  
忽有得樂事真難朽不必覓前川乾坤總花柳

雜詠

一日復一日一歲復一歲容顏謝舊丹步履添新億自顧  
非金石焉能久不壞既無經世才又乏入時態南陽舊業



存先聖遺文在歸哉娛暮年功名非所賴

一夕復一夕一朝復一朝流光如脫兔顏鬢已凋覽古  
感盈抱撫事歌且謠我念詎復淺物情良亦勞鬱鬱掩關  
卧炯炯睫不交維結紛莫解置酒招朋曹賢聖皆湮沒世  
運如奔濤及時不為樂奄忽歸蓬蒿吾愛李元忠素箚陳  
濁醪既醉百慮泯塵務何能膠

井田

井田決可行封建誠難復地理無變更人心有貪欲聖人  
一再傳難必無凶族根蒂既已固阻兵足自育除之良未  
易不除民受毒兵戈或繁興強者漸翻覆不若正經界四

卷十一

海如碁局持之以郡縣嚴之以明服文之以禮樂守之以  
雍睦上下寡陵僭內外皆充足終古未敢言要亦百世福

金陵詩呈秀之年兄

王氣千年又鬱蔥真人剗起大江東龍吟虎嘯風雲會地  
闔天開宇宙功民極再新周六典官儀重觀漢三公細將  
勳業論今古湯武猶疑未是雄

紫蓋黃旗動碧空電馳一檄定西東江山鬱鬱騰真氣劍

履堂堂仰大功比迹漢唐言最淺明宋殿大邁勳湯武

論方公當時誰識生民主吳張士漢諒友鵠張謖兩雄

遊報恩寺



霧散長千里披雲金碧新禪堂經梵畫店舍酒旗春陌柳  
紛如織園花麗若神石頭路頗滑落日大江濱

送薛戶部出守淮安

虎竹新分自帝城黃金橫帶錦袍明郡連淮海當三輔路  
達燕吳屬兩京齋舫往來笳鼓競牢盆遠近貨泉贏廟堂  
擇守君當壁應惜才名獨老成

十五日早細雨晚大雨

海上朝來散赤霞移時細雨滿空斜千絲未入天孫杼九  
制先傳學士麻用王絲絃向夕雲烟驚變化自東雷電忽紛  
拏才疎欲賦慚雄麗端默猶堪領物華張文潛觀  
雨賦甚工

卷十一

六

送楊繡衣出守甯國

今古陵陽陝服同山川繞郡極清雄漢符獨喜分銅虎周  
道爭看擁畫熊謠俗要令歌愷悌惠鮮未可後疲癯江西  
寇盜聞猶熾好習聞民部曲中

四月十日雨

鍾陵雲物午漫空頃刻樓臺烟雨中瀟灑暫欣風滿榻瀾  
漫又恐水侵墉鄱陽山賊兵難決北極朝廷信不通老我  
未能忘世慮熏衣捲畫任兒童

送兵部呂亞卿致仕

詔許歸田佚暮年如終完節古難全退之縱有留馘疏白



也能無入刺篇某水某邱尋舊業一觴一詠結新緣人生  
至樂唯閒適何必封侯與學仙

宴聚寶門外劉太監園  
南郭名園萬木森清和天氣盍朋簪肩輿度嶺涼陰合手  
版看山爽氣侵竹裏行厨時薦笋堂前五部驟鳴金歸來  
不待殘陽沒猶喜棲鴉未滿林

送南京大理茆卿致仕

罷政南還新故園都門祖餞感華軒功名已了書生事老  
倦猶承聖主恩寒渚蒼蒼棹疾秋堂藹藹桂花繁定知  
把酒臨風處細話平生教子孫

卷十一

七

有感

時俗尚諂詐百過無一涸勢在賤軋貴利盡越視秦所以  
劉孝標著論驚鬼神五交與三釁千載嗟同塵日者小不  
及匪教實有因何意錢世儀遽憎温太真我欲褰裳去去  
尋寂寞濱鹿豕物雖野無機良可親

思歸

宦游已覺忘心生歸思翩翩劇颺旌千里家山憐怨鶴五  
年宮樹聽啼鶯乾坤負我閒中趣文字欺人死後名擬向  
林泉事端默未衰此意要分明

絮



院落初晴絮正飛，輕烟淡淡柳依依。香清易滿吳姬店，綠薄難裝楚客衣。比雪誰家方競麗，沾泥我意久忘機。當年萍實知何在，獨對長江看夕暉。

### 將進酒

十日不飲形氣清，百日不飲精神甯。千日不飲證仙品，虛室英英純白生。諸君愛我良已厚，一舉百觴為我壽。不知此物澆天全，反謂芳名能不朽。古人已矣吾輩來，藉糟枕麩胡為哉。從今進酒聽我語，三五七行足暢懷。

### 讀逆臣錄

聖祖膺期虜運徂，諸公天遣作驅除。逆謀忽起功成後，重典頻行事敗餘。龍虎風雲遭際早，河山帶礪誓盟虛。猶憐實錄多遺闕，不載當時告變書。

### 隨都憲魏公太原操試

漠漠寒雲結曉空，西郊閱武從元戎。影連城闕旌旗密，聲震川原鼓角雄。馳突衆方驚脫兔，免形容獨愧乏雕蟲。當年衛霍非難致，從此天山可挂弓。

### 北赴大同宿廣武驛

青陽動羣木，暄風滌層冰。鳥聲嬌欲繁，泉流涓已清。一歲茲戒始，人皆趨所營。即安獨何敢，遂作雲中行。雲中何迢迢，雁門何亭亭。登高騁遐眺，千峯雪崢嶸。下嶺氣候變，寒



威凜相迎昏靈暗烽戍白日韶光晶暮入廣武驛敗構圓  
榛荆後寢乏堂與前室闕門扃詢知邊埃火昨傳朔州城  
朔州去如起事勢能無驚候吏具艱食肴藪山野并表腸  
屬有念暫殮還未能蕭然自枕卧耿耿神不甯西風撼窗  
紙終夜淒有聲過事方寸亂底用窮六經大命自有極時  
至安可爭命途或不永衽席生戈兵天眷苟未去履虎身  
亦亨蕩蕩信君子戚戚非老成嗒然忽易慮鄰屋雞初鳴

登浴公軒與道亨員外同飲  
絕壁千尋背市闌昔賢擇勝構危闌風烟畫納三河爽燈  
火宵連五緯寒石上篇章諧管磬座中談笑馥椒蘭垂名

卷十一

宇宙知無分且樂浮生半日間

度太行有作

小隊籃輿上太行崎嶇石路轉羊腸嵐光雨過千峰嫩花  
氣風來萬樹香雲物如綿天際白河流似帶望中黃當年  
叱馭忠何補以此輕生枉自戕

靈石道中曉行有作

驅馬出山郭村落晨無烟積雪莽互野望冰塞長川千林  
風一響迎面如刀鋌重裘尚若此無褐誰當憐平岡走狐  
狄高漢翔鷓鴣征夫鮮勁弩對之徒悵然空消髀裏肉未  
辨百世傳視彼幽居子何異瑤臺仙



宿佛光寺早行

草徑三叉入萍蹤一夕留寺寬僧結夏山近鳥鳴秋澗月  
沈蒲壁林風奏坎篴傳聞多寶氣時或出巖幽

凌井驛對雨

昏昏山底雨來時飄驟難堪席屢移澗響似轟千霹靂雲  
奔如擁萬狡狴淮陰閭上文潛賦白帝城中子美詩深恨  
才華非二子壁間留語未能奇

月食既

宏治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夜

雲物如鱗砌太空水輪初上已朦朧玉盤有缺情猶惜寶  
鏡無輝恨莫窮半夜光纔留一髮九霄精忽蔽重瞳嫦娥  
謾有長生藥不救今宵坎河中  
一髮殘輝已足驚那堪抹漆暗更深眼中莫辨山河影階  
下徒喧鼓角聲豈有妖暮天不鍊當緣塞免藥難成到頭  
非藉吳剛斧終恐瓊樓異昔明

偏頭關

北境偏頭所并州第一關樓臺高復下劍騎去仍還西控  
灰溝堡東連草垛山不須憂寇警衛霍在行間

五臺夜雨

向夕雲烟欲暮村中宵風雨忽翻盆三春怒浪趨巫峽八  
月驚潮過海門歌似銅壺寒咽漏來如鐵騎暗移屯梧桐



葉上芭蕉底併作繁聲惱客魂

暮雪

暮角聲中雪又飛并門寒峭客添衣未愁薪炭千家乏只恐園林一夜非窗似撒沙風有陣庭如積玉月無輝狂夫不解豐年兆鞍馬唯知事獵圍

自述

青蓋西行又四年素餐無補愧周旋飲聞暮鼓并晨角賸看名山與大川文為不工思夢筆病因難療望蓬仙平生癡計多如此猶向時人說禦邊

送亞卿李公

卷十一

十一

塞下頻年動虜塵暫分禁旅出三秦班行妙選租庸使綸綽親煩柱石臣徵調有方芻傅翼廓清無柄劍生鱗榻前異日詢邊事勝敗毋忘雪泣陳

驛赴忻州

夜投成晉驛曉赴秀容川戍角初鳴後村扉未啟前山光寒帶雪林色晚生烟行役雖良苦欣無俗慮牽

徐溝道中

十月徐溝道驚霜楚客襟林疎俄見塔村遠忽聞砧池上水猶薄山中雪已深由來關地勢造物亦何心

靈石道中



一疊青山一疊雲，溪聲林影共繽紛。  
疎髻欲為清吟斷，卻恐人呼路逐君。

趙城道中

一片孤城四望遙，暮寒風景足魂消。  
青山北繞媧皇墓，綠水西穿豫讓橋。  
僵立數村霜後木，危懸幾處路旁窰。  
自知不是新豐客，獨咏遺編慰寂寥。

謁堯廟

松檜陰森徑路微，爐烟不斷繞彤扉。  
土階已易磚三尺，塵壁還周畫四圍。  
有截當年輕脫履，無為後世謝垂衣。  
神明合與天同運，應慨人間事日非。

卷十一

曉出五臺縣

曉出五臺縣，林端散晴旭。  
忽然白雲生，低而遍巖谷。  
峰巒須臾出，遠近如新沐。  
是時秋已半，川原初落木。  
暗蛩吟豆根，米粟曬茅屋。  
天宇廓且清，禾黍連村熟。  
我方抗塵容，歸期詎能卜。  
深情託短謠，不計辭單複。

長子道中

郵亭作小憩，煩襟漸融徹。  
白雲與碧空，俱發天然色。  
鶯聲出深樹，山影落遠陌。  
清興故未闌，僕夫前授策。

襄陵分司

一竇遙分萬斛泉，坐移蓬島置罍塵。  
風來竹裏金聲密，月







是男兒一世雄

秋日晉陽書院對雨

蕭蕭寒雨下秋空，獨坐清香燕寢中。  
山外密陰藏蟋蟀，井邊繁響集梧桐。  
舊遊易夢揚州鶴，遠信難憑碣石鴻。  
臆萼殘英看欲盡，惟餘黃菊待霜風。

襄垣雨後

陰雲如覆雨如懸，滿意新涼到客邊。  
怒吹翻巢烏繞樹，急流壞道豕蹊田。  
日藏但覺雷隨電，虹見俄驚海接天。  
試凭危闌看新霽，夕陽翠靄滿前川。

自甯鄉赴隰州道中

卷十一

十四

鼓角山城曉園林，客舍春雲昏鷺有。  
雪路僻喜無塵海，燕來何暮官楊綠。  
未勻方知寒谷地，遲見物華新。絕壁明苔錦，晴峰絢日華。  
水聲逢瀨急，路勢過橋斜。美景已三月，天桃無一花。  
上林當此際，春滿五侯家。沿溪冰似岸，臨路樹如幢。  
牧豎追奔攢村翁，禁吠厖棧車。家一兩山地，戶千雙。  
自奉征西賦，餘糧不滿缸。午飯停闌上，宵眠次水頭。  
殘燈孤館夢，疎柝五更愁。韓子心如火，潘郎髻欲秋。  
故園渺何許，回首望并州。

自興縣赴保德州途中作

緣崖狹徑半空行，俯瞰川原夢亦驚。  
疎樹帶烟低若薺，方



塘涵水小於杼雲邊紫塞臨番帳天際黃河繞漢京莫遣  
壯心容易耗青編不戴腐儒名

由保德赴興縣中途宿民家曉起賦此

鷓鴣鳴已頻槐馬齒如故風聲四簷清月色半窗素房中  
人語動門外車輪度野塵憶豐草游子念歸路攬衣索燈  
火出戶看氛霧匆匆盟漱終已覺東方曙主人田舍翁坐  
進惡草具感子意勤渠為一舉筋

自河曲赴保德觀天橋有作

南來北去一洪波幾賦劉郎瓠子歌十里風霆千仞壁又  
從此地看黃河

卷十一

十五

宿雁門關

霜飛月落戍樓寒獨宿山城自鮮歡曉角一聲鄉夢醒不  
知身在雁門關

出關赴陰山途中

二月驅車出雁門塞天風景異中原黃雲低壓嶺頭戍白  
草遙連烟際村牧豎時時歌敕勒行人往往屬橐韃太平  
天子今堯舜已遣匈奴作近藩

送楊僉事守禮河南兵備

沿牒山西歲屢移每從文字識英奇妙齡秀發諧真賞清  
世翱翔副夙期會府已聞精出納監司亦在恤寒飢即看



風績傳河朔優轉還蒙特達知  
一夢山西又十年歸來朋舊半華顛  
三閭未結溪邊屋二  
項先求郭外田但要光陰同粟里  
不將草木鬪平泉養生  
欲盡蒙莊術唯有頻尋木雁篇

偶書

富貴固多恥賤貧仍鮮歡  
人情何易變世故詎堪觀  
念亂誰當肯忘憂非所安  
中宵耿無寐明月入窗寒

內邱丞楊文盛回任話別

退食焚香際當關報客來  
為言將判袂與坐暫啣盃  
岑寂

卷十一

十一

予方滯翔翔子復迴開春經候館還得小徘徊

調息

蕭條白日中孤坐但瞑目靜急急綿綿天地如一屋  
偶為汗漫期忽脫樊籠局水影棲太虛可存不可拘

奉贈總制彭濟物先生平寇詩

妖孽俄興累洽餘初從冀究及青徐閭閻有物皆搜括  
郡國無方為翦除河上傳聞航葦過淮西驚見抗旌驅吳棹  
萬舸燒皆盡齊服千箱掠並虛孕婦剖身資射覆嬰兒承  
梁助軒渠狂瀾浩蕩誰能禦雲焰飛騰更復噓聖主撫髀  
思李牧元臣扣額薦穰苴咸甯英氣汾陽似北地精兵上



郡如遼海羽旄連薄落五原金鼓列周廬射聲校尉犀為  
甲破虜將軍錦作袂朔野狡童咸就縛中原善姓免為道  
凱歌已見喧軍市露布行看達帝居威動山川驚草木思  
流耕稼被樵漁小詩未足鋪鴻業自有中朝太史書

嘆老

九月衣裳已著綿精神足驗不如前志慚老驥在千里飲  
異長鯨吸百川黃紙紅旗銷舊念短衣匹馬度殘年病來  
謝客門闌靜卧看金鳧一縷烟

答莊國賓

風雅皇朝未就編仍披新卷喜堪傳暮天樓閣重重出秋

卷十一

七

水芙蓉一一鮮擬古慚予空費日論交得子合忘年錦袍  
自是詩家物麗密懸知鄙荷旃

戒飲

頃者赴賓召醉後多顛狂戲言侵四座坐起違端方歸來  
興未極拉友重舉觴往往燭見跋猶扃門與房客或振衣  
起予行已踉蹌追留不可得就寢天地忘五更雞初鳴殘  
月斜照牀醒來一念之無異背負芒平生喜著述積書盈  
篋箱理務窮一貫法期關百王今年四十一髣髴行蒼浪  
昏酣既如此夙志何由償天地賦予重祖宗傳子長奈何  
自暴棄不為世所臧名教有樂地何必遊醉鄉敗名姑勿



論不畏腐汝腸作詩糾愆謬兼用銘坐旁千金或易擲此語不可忘

效孟東野體

萬聲合一聲雷霆不可驚萬情合一情山嶽不足傾采葛雪讐恥浸瓜銷兵爭古人知勝負在心不在形所以秦關險不奈齊雞鳴

流賊

干戈生宇宙戰守歷冬春火照襄城野烽屯子路津圖南淹一月奔北喪千人破賊今如竹何煩萬騎塵

輓余中之

卷十一

十一

自別先生欲十年一思風度一忻然簡齋晝疏忙雖少康節行藏老更堅林下談經期後會江頭載酒記前緣南山信到驚捐館不覺臨風涕泗連

新秋

歷上新秋欲到時人間酷暑未清夷不須樹底觀黃葉自有儂家病骨知

成均答王司業思獻

鐘鼎絕豪想瑤華忘遠音何圖鳳尾詔欵降龍岡岑交謁朋友萃勸駕州司臨親老不暇顧泪迸誰能禁遙遙赴嚴召戚戚居泮林內顧無所有何以儀青衿幸值金閨彥得



與蓋華簪宗盟我愧長風誼子誠深相期百年內共保仁  
義心勳名與學術外此非所歛旺在霞上白不啻雙南金  
戢藏以為寶尚願垂良箴

觀雨

雷雨宵興楚簟涼曉看雲色暗非常溜懸簷際珠千串水  
積庭中玉一方盡洗炎蒸天亦爽悲沾潤澤草猶香清雄  
未辨文潛賦對景吟懷漫激昂

送楊禮部晉叔北上

白下三霜屢蓋簪非陪遠望即幽尋蒹葭倚處君誠玉翡翠  
磨時我愧金相業有傳黃閣峻卿材今列紫垣深一尊

卷十一

九

不惜都亭別為識吾皇願治心

郊罷駕獵南海子

正德十三年正月十日

禮成郊祀講蒐儀南苑非遙御輦移修陌雪明屯素甲廣  
川雲動立朱旗去如風雨行兵疾獲若邱陵凱奏遲法駕  
還宮應燕喜五篇誰奏孟堅詩

丁丑除夕

故事流傳久繁華在帝京火城喧爆竹金殿進儺名街陌  
紛紛響樓臺處處笙今年殊落寞應為國西營

送楊晉叔巡撫兩廣

持憲仍兼仗鉞雄入門地望更誰同華資內外多歡歷與



識圖書總貫通國定危疑由學士家傳清白自宏農倚恠  
前列熙元化南服安能久滯公

久宦

久宦寡諧適頻年謀便安逢人言動錯居世古今難老尚  
班鷺鷥歸當匣鏤于青山與黃卷飲罷任情看

新正紀事

冉冉流光六十春雪霜俄向鏡中新情懸故國徒傳信慮  
切明時未乞身燈下韋編祛鄙吝枕邊蝶夢出風塵桐花  
竹實雖堪戀其奈還非立事人

元日

卷十一

十一

曙色分宮柳晴光動苑梅咸英三殿奏玉帛萬方來烟霧  
沈檀合旌旗日月開漢家當此際醇酎薦瓊杯

角韻風中斷星芒漢外稀雲龍欣有會珂馬肅無違日氣  
浮長樂鑿聲度卻非千官稱慶罷一一望金扉

閏九月初三日侍經筵

竊祿東西二十年承恩初得侍經筵  
袞明日月天顏近令發雷霆聖語傳  
仙仗立班衣絢綺大官給食酒盈船  
感深一效封人祝周室成康漢武宣

秘殿清嚴繞直廬偶隨羣彥玉階趨  
徹侯元老東西入黃案青編上下舒  
衣錦何慙周士貴談經無取漢儒拘  
皇朝



盛典關熙運太史真當不一書  
著和詠省中鶴  
驚蘇夢月中回軒墀此日憐承寵雲漢當年想軼埃知上  
揚州非所願烟霞會以素琴陪  
莫玉歸來輦路清天顏微似醉霞醜騎參豹尾巖前警駕  
入龍樓度左平百辟賀時方樂作兩班退處更鞭鳴蓬萊  
雲氣迴瞻異明日仙洲看集瀛

賀宮保李司空壽七十八

卷十一

章疏頻煩沃帝聽立朝真有古人風慮存宮闕經營外惜  
在閭閻疾苦中壽考天應耐愷悌高華世已屬宏通賀筮  
未用誇今盛還擬齊年衛武公  
送王國寶赴陝西僉憲  
鄉里過從自昔年英奇獨愛出天然既雕瑚璉姿偏潤初  
發芙蓉語更鮮塞下監倉勞憲節幙中借筮佐戎旃殷勤  
此去無他祝兩字公廉比贈鞭  
葉城側畔寓精廬堂序深巖花木疎弟子弛擔羅卅弁友  
朋下直集簪裾作人業在沈潛裏輔世功收密勿餘莫便



江南尋綠野聖朝方愛治安書  
朝退天街意稍安雪峰同向郭西看晴空似展王維畫暖  
日難消范叔寒衛士繽紛龍尾道獵夫馳驟虎皮鞍英風  
最有都臺客賞愛全勝破敵歡  
葛儲胥敵壘聞西鄙已清方振旅中臺未肅即臨文一尊  
敬祝千金壽烽火新傳照塞雲

楊公待隱園

卷十一

三

粉壁周圍柳映門拂烟新榜照江村花邊洗硯新開沼月  
下彈琴小築墩僮父每容看竹入道人或共據稱論一行  
作吏俱違願總擬歸年日置尊

和梅一之寄韻

美酒平生斗十千于今憔悴感凋年故人龍劍憐分隔遠  
客鸞臺愧傍緣白玉心誰雕馬異黃金像合鑄雀圓返朝  
每向長安陌西望青山輒憶綿

送少傅邃庵致政還京口

畫卷圖書載一航閣門連上乞身章龍光直被桑榆境鳳  
詔長留政事堂寺有金焦江益勝庵無海岳地猶香定知



月夕登臨處太乙勾陳耿未忘

送李師孟尚書致仕還曲沃

得謝西歸發有期  
交游咸動別離思  
鈞天應夢趨朝日  
化雨猶霑去國時  
表裏山河形自勝  
浩湛里社老還宜  
一邱一壑平生志  
此際因君思欲馳

送辛庵公致仕還關中

送別東郊共黯然  
干旄轉首隔晴烟  
賈生議論關宗社  
裴度功名著廣甄  
聚散無常人已老  
行藏如此道方全  
幽懷重寫知何地  
莫惜音書便驛傳

送都憲胡公巡撫大同

卷十一

三

雄鎮連畿壯北門  
璽書臨遣督師屯  
軍中韓范從今著  
塞下金湯自昔存  
風起龍堆迷戍角  
雪飛魚海暗烽燧  
定知校獵平城外  
虎帳貂裘擣玉尊

京華秋興

城郭山川籠薄烟  
倚闌風景亦堪憐  
殘英未脫猶棲蝶  
落木全疎尚帶蟬  
滿目塵埃詩卷外  
半生襟韻酒尊前  
老陪鶯序知何補  
依隱深慚魯仲連  
烈烈風聲肅肅寒  
不勝場廬一凭闌  
居官祿厚誠多幸  
作客年深自鮮歡  
漸老已思靈壽杖  
得歸須製情游冠  
南山秋色東籬菊  
應待淵明醉裏看



西抹東塗為斗升欲歸苦恨乏因憑愁難獨飲肯留客懶  
欲皆房強學僧霜後園林偏慘淡病餘筋骨自凌兢塵緣  
未審何時斷悵望金波與玉繩  
神京再到欲三春無補何顏列縉紳忍欲忍貧平日志憎  
寒憎暖暮年身浮沈似梗俱知泛從革如金敢避辛病自  
宜休非業就曾將何事報君親  
溫罇遙從塞下傳始知宵旰在憂邊漁陽地控烏桓部上  
谷兵雄敕勒川拊慰師人皆挾纊訓齊將領敢亡旃雲中  
聞說全無虜早望班師慰薄天

曉夢初回風怒號哀鴻獨叫朔雲高無窮世事來孤枕有

卷十一

五

限年光在敝袍物理易觀消長運人情難得死生交元龍  
自昔輕餘子萬里真看一羽毛

送都憲魏公巡撫南畿

昔忝江南役畿輔竊聽詳豈惟佳麗地寔云財賦疆明公  
漢廷尉維時居平康玉趾肯左顧盛德何能忘代匱蒞茲  
土南望日慨慷忽聞登憲府旋見臨晉陽重蒙國士遇再  
拜君子堂敬帚款騰價腐草俄生光清塵互六祀休聞流  
千霜恩綍一朝降皇情軫朱方進秩蒞吳會建節出太行  
舊遊跡未陳新除寵難量受知良已厚見遠能無傷昔如  
清廟琴音響何洋洋今如泗濱磬誰扣宮與商關河凜秋



色風殞陌上桑槐。泛白雪，唱載侑青瑤。觴蒼生望霖雨，早願登巖廊。

聞大同事

胡塵兩月暗邊州。旣食誰分聖主憂。烽火四郊俱蹴脫，腥膻百里盡兜鑿。哭聲振野人遭虜，殺氣連雲鳥不投。寄語元戎休按甲，九重不惜冠軍侯。

慶張都督銳八十

八十康強富貴并。何人備福可同稱。玉樽滿尚淋漓飲，金勒驕猶矍鑠乘。歲祿千鍾周內外，武階一品並疑丞。從來燕趙多豪傑，今日風流又足徵。

卷十一

十五

早涼

日未三竿小院涼。盃餘輕憤坐依牆。烏絲織網蛛當戶，黄土分封蟻繞堂。茶嫩旗槍生鼎味，火新榆柳改厨香。赫曦醇耐厚，同調避暑何緣入醉鄉。

感事

暴露窮邊欲四旬。凡民無日不驚神。起居別後都如絕，消息傳來總未真。或說釣魚臨野水，又聞射虎近殊鄰。瑤池隔斷三青鳥，縱有幽懷莫可陳。

閒坐寫懷

功名過始願，身世逼衰期。老態樗猶媚，歸心箭亦遲。買山



營別業結社會新知從此朝朝醉都能得幾時

送襄陽余大綸指揮

峴山漢水帶城斜羊祜風流迹已賒  
投筆不師班定遠荷戈能逐李輕車  
紹蟬果自兜鍪出虎豹還將袴褶加  
同學少年相會處儒冠應嘆鬢成華

思歸

金闕重瞻豈所期虛名晚誤廟堂知  
驅馳何止三千路反覆難忘百一詩  
上國樓臺橫鉅麗故園松竹擅清奇  
平生取舍心猶定况是衰年鬢已絲

送太僕寺陳卿之任甘肅

卷十一

十一

紫陌清樽別舊游石州唱罷涼州情  
關離合醒難醉志在功名去莫留  
采玉河遙通漢使彈箏峽近絕蕃酋  
天西廐牧君休薄一馬人間省十牛

感事

正德十三年

自從解組謝明時語默人前總不宜  
蓮社但思依慧遠蓬邱仍念逐安期  
機心盡息鷗能識塵夢都忘蝶也知  
閑對青編閱今古愁來只恐鬢成絲  
雲物淒涼草樹衰衡門晝掩獨支頤  
河圖鳳鳥來無日滄海桑田變有期  
郿塢金珠空至斗易京樓觀竟成池  
古今得失明如火卻恨諸公未盡知



題雪

神妙誰能識化機倚闌終日候晴暉元黃色變乾坤一高  
下形遷岸谷非較獵秦原金勒驟賦詩梁苑彩毫飛風流  
總讓清狂客且免緇塵上素衣

擬絮論鹽總逼真憑闌一望不勝春飄零祇向瑤臺集點  
綴偏憐玉樹新煮茗我方思學士燒金誰暇學仙人常疑  
歛曲乘舟客興寄誰高事不論

春雪飄飄下碧虛人間樂事正紛如雕蟲小技詞人賦汗  
簡豐年太史書湖上林亭朝放鶴澤邊蓑笠晚求魚寒光  
不屬東君管回首晴泥已沒車

雪後

窗紙無聲夜達晨薄帷如鑑月華新爛銀白玉初堆院南  
陌東阡總絕絕塵門外後稅冰結體階前郭索竹傳神曉來  
莫怪巡簷笑牆角疎枝已露春

蘇秦

六印纍纍佩一身關東從約屬斯人辱王詔輔成何事回  
首山河已屬秦

題竹圖

誰寫淇園半畝真湖州筆法漢川身裁筍可引秦臺鳳削  
簡宜書魯國麟風月人皆憐影響水霜我獨愛精神碧鮮



縱落詞人賦獨覺桃花隔幾塵

寶劍篇

大夏雕龍雀昆吾瑩鴟鷂尚方曾斬馬南土屢割犀擊刺  
泉流地揮揚玉化泥始隨劉鎮北再逐謝征西冒頓城初  
破康居衆已攜惟應買黃犢教子事耕犁

竹枝詞

綠衫青帽下江郎自倚金多作巨商一處酒樓停五日只  
應留戀竹枝郎

新梳雲髻手偏遲女伴相邀看水嬉行過前村烟乍斂杜  
鵲花滿竹枝郎

卷十一

三月大風

正德十三年

十一

樹聲蕭蕭曉逾驟飄飄擊窗窗欲透東南半天雲霧屯遮  
斷不令日光漏添衣猶寒下簾坐未應春盡須羔袖麥收  
正資三月雨不雨而風麥甯秀去年大水徧河朔沿漢南  
北淮左右船行屋脊並樹杪人畜蔽川莫能救元光瓠子  
熙甯徐似聞此變踰前後至今尚餘流離子滿路纍纍老  
兼幼腹枵骸露值風雨十百為羣死溝竇父母棄兒夫棄  
妻易食饒能易草豆太倉發粟計斗升使者行部空宵晝  
斛水甯濡萬噎喁誰挽天河沃宇宙平生愛讀活民書事  
到豈知一莫售令人卻憶富青州老死無能並仁覆



紅燈一夜徹窗紗短夢秋悵隔彩霞風院滿廊空落葉同  
心此際髣添華

青島西擬楊鐵崖小游仙十首  
錦瑟紅箋夜未央蔚藍臺殿醉霞觴謫來不覺三千載回  
首仙游夢一場  
鶴背天風戴玉笙右攜子晉左方平十洲一夕經行遍日  
觀天雞尚未鳴  
酒壚客舍已塵埃憶與回公舊往來鐵笛一聲塵夢醒岳  
陽樓下水如苔

卷十一

七

太華峰頭夜半過鐵船搖蕩玉池波山精竊候希夷睡偷  
採池中十丈荷

方壺圓嶠月初生海色如銀萬頃明一片綵雲當面墮東  
華童子召飛瓊  
王母招邀出大荒瑤池小宴月如霜歸來袖得蟠桃核方  
朔猶驚見未嘗  
青鳥西歸歲欲徂上元相約集蓬壺劉郎自是無仙骨難  
授真形五嶽圖

戲拋白鳳下青冥黃鶴樓頭雨正晴十八女郎歌勸酒人  
間誰識是龍精



一別良常歲月賒茅居相念寄瑤華五雲閣吏無人換猶  
是當年蔡少霞

閑與麻姑賭玉璫暮終忽見海生桑蔡經未覺貪心絕欲  
乞桑田養鳳凰

讀東漢外戚傳

金貂赫奕侍中家恩託椒房寵莫涯連苑高樓臨紫陌傾  
城名妓按紅牙君王自是光明燭豎子終為頃刻花所惜  
覆車無戒者青編常遣後人嗟

十月葵花猶開

十月霜清木影疎戎葵幾朵映階舒斷霞冉冉飄零後殘

錦瑩瑩翦截餘今與橘橙同好景舊隨薑筍伴閒居斂華  
藏豔知非久擬待寒梅復起予

雲中即事十首 宏治十四年

蒼烟喬木竇家村說起胡塵總斷魂眼見妻兒遭擄掠官  
軍不敢出城門  
甌脫千家欲避兵不防薰燎盡戕生胡兒鹵莽那知此卻  
是華人最薄情

胡裝漢語喚娘娘謂是鄰人莫我仿引誘一家俱出窖盡  
馱愛女人窮荒

下馬提刀遠院行烏盧時作怒嗔聲駭然裂腦穿飛矢誰



信村民也解兵

芻豆連車赴玉林官軍防護戰森森逼人忽值千蹄馬寬  
晚如今尚未沈

村人覘敵或垂弓礮石乘高殪一戎攘善卻啖城主鄙徧  
差頭目報成功

婦人汲水出村莊調笑俄逢馬上郎怒罵未終身首斷甯  
知虜作漢人裝

鹿車高賈載醇醪數騎相逢盡仗刀醉卧失弓胡亦死雲  
中酒價近猶高

關前掠得酒家侶顰蹙嬌眉渴覓漿汲水胡兒推墮并貂

卷十一

十一

蟬端合付紅粧

雲川城下陣雲屯漢虜相持日已昏金印何人懸肘後神  
鎗不獨更生思

題紅梅分韻得紅字

數朵初開尚怯風細香不雜麝烟濃枝橫似與波爭綠苞  
嫩如將玉刻紅韻勝自超桃杏外骨寒仍在雪霜中賞心  
幸值文章伯猶覺當年賦未工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二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王文莊公 凝齋集

擬古

擬騷

風來兮自東月生兮西方塞中庭兮微步忽嘹唳兮秋鴻  
蘭盈腕兮蕙竟畝芳酷烈兮無與為伍可以雜璜兮可以  
間瑤望夫君兮不來黯徘徊兮延伫

長筵兮高堂極水陸兮充圓方絲竹駢羅兮行羽觴歡樂  
未幾兮式慨以憶百年忽兮逸轡事糾紛兮情若涕渺崆

續中州文表卷十二

一

峒兮何在吾欲逍遙兮方之外

山之麓兮水之滸濠杜蘅兮攬宿莽經復緯兮以為宇左  
圖右書兮中予處百世兮在前噫昔人兮如飛煙樂莫樂  
兮韋編羌可得兮不可傳松風兮蕭蕭然吾琴兮亭皋籜  
為冠兮荷為袍餐菊英兮吸松醪蹇遺世兮獨立遊吾心  
兮清寥

擬連珠七首

蓋聞影生於形氣非相屬迹出於足情實無親然履武乃  
能懷孕含沙可以射人是故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聖人關  
百世而同神



蓋聞機春取流潤澤之功薄勞薪供爨烹飪之味殊是故  
豪傑之才恥求伸於媚寵貞廉之士甘自老於蘧廬

蓋聞萱草忘憂花非絕品乾鵲送喜鳥亦常禽是故大臣  
以平格為功肯有逢迎之悅小夫以富貴為事都忘廉恥  
之心

蓋聞祝融烈焰甯解焚空歐冶銛鋒豈能斷水是故道臻  
臻孔孟利害莫能加情契陳雷膠漆不足擬

蓋聞雨露沾濡甘苦齊實風霜凜冽蘭艾同凋是故仁言  
一敷貴賤感奉天之詔苛政暫播貧富困蘇綽之條

蓋聞丸冰承日取火無難畫水著牆浮舟莫可何則事以

卷十二

二

類則功易就道非真則見自左是故桓文仁義尚足尊王  
莊列元虛終疑誤我

蓋聞體之虛者實有不能抗性之柔者剛有不能支是故  
水力至微而崩山轉石風形不見而拔木摧枝

論

無極而太極論

論曰道未易名言也而或能之其於道也深矣蓋道散於  
萬殊苟有玩索之功則隨事逐物其理皆可求而其名皆  
可立也若夫總天地萬物之道而一名之非智足以知化  
窮神而學足以盡性至命未能措語於其間也况乎於孔



子之言之上而復有所增加焉此豈迂淺者之所可能哉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愚請得而論之且夫道也者不雜乎  
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然則道果何物邪謂之曰道以  
其為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而不可以兼乎理謂之曰理  
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而不可以兼乎誠謂之曰誠以  
其真實無妄也而不可以兼乎中謂之曰中以其無過不  
及也而不可以兼乎正謂之曰正斯則不偏不倚也而道  
盡于是矣語其體則謂之易語其用則謂之神語其在天  
在人則謂之性命以至於宗廟之敬軍旅之肅事上之忠  
使下之恕悉數之蓋不能終其物也然統之有宗會之有

元夫子於此既名之曰太極矣千載而下復得周子者出  
而懼世之學者或以太極為一物而可以指擬也乃益之  
以三言而曰無極而太極然後天下之言道者無以復加  
於是矣夫謂之無極而太極者以其無象之可擬議也而  
天賴之以運地賴之以處日月賴之以照臨風霆賴之以  
震動四時賴之以運行河嶽賴之以流峙草木鳥獸魚鼈  
賴之以阜繁其在人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耳  
目手足與凡禮樂政刑之具無不賴是以有行焉然則道  
果何物邪雖曰無象之可擬議而非窈冥昏默也此自其  
不雜乎陰陽者而為言爾然寔未嘗離乎陰陽也沖漠無



朕而萬象已具大和無象而屈伸已生聚散攻取雖有百  
達理則順而不妄也其不離乎陰陽又如此也語道而至  
於是可謂極矣夫豈迂淺之學可得而名言之哉或謂太  
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  
靜則太極亦靜甚不然也苟如是說則太極自太極動靜  
自動靜神不足以宰化性不足以主形虛不足以資物其  
與列子所謂生化蘇氏所謂盈虛消長之說何以異哉然  
無極之語雖出老子靜無之語亦出通書吾之所言雖與  
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周子為此書也乃極本窮源之  
論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也太極在人即其性也性也

卷十二

四

者中正仁義是也故求太極者本於中正仁義而已矣此  
實聖賢之蘊五經之源天地鬼神之奧也所謂無極而太  
極者至此無餘蘊矣謹論

李文達公起復論

君子之為義也或有所制而不得遂當察其心而不當即  
棄其人苟即棄之則天下無全人矣聖賢所存不如是之  
狹也惟夫小人心爭於權利而情奪於愛憎其求之也必  
深其誠之也必過其擠之也必力考其言雖若依乎忠信  
孝友以立論究其心則私而論其道則不宏其去聖賢之  
所存蓋遠矣少保李文達公賢在成化初寔受英宗託孤

之命當主少國疑之時適遭親喪力求終制章凡四上不蒙允許其初章批答曰朕賴卿輔導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不允終制再章批答曰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必固請終制所請不允三章批答曰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致用卿故累辭不免若固違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所辭不允毋得再陳四章批答曰卿言之再三朕已具知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其固留如此是不能遂其義也議者紛紛持之不置徒妒其寵假公義以言之耳聞其事者不能究知言者之情又復附和以為定論遂使

公之心不能暴白於天下是可歎也昔房元齡張九齡寇準皆嘗起復史未聞有非之者議者必以人品不同為言人品之同否吾姑未論且三君子之所值其君皆賢其時皆無金革之事夫豈有受先君之顧託輔幼冲之新主如李公之時者乎由是言之李公之起復似可以無言矣予嘗以為士大夫心術未正其立乎人之本朝苟可以成己之名就已之利遂己之私除己之偏雖亂人之天下亡人之社稷率攘臂而為之有所不顧而何暇體亮君子之心乎嗚呼醜正惡直萬世一軌於斯人也何責乎



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蓋變亂之中唯力是視弱者不能以自立強者雖有所立而未必存故人之值斯時也父母不能保妻子不能庇宗族不能依廬舍田園車馬資業不能有歲時伏臘祭祀賓客之禮不能行甚而一身死徒委泊亦不知何所屆此皆亂之禍也而詩人獨曰誰無父母此可見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造次顛沛未嘗後所重也世教既衰人心不古或道有未隆則好禍喜亂之徒因變而騁詐所以生厲階而啟釁端者無所不至彼將自謂得肆所欲矣天不福淫刃在其頸身且不知恤而况其父母乎此固不足言矣若夫適聲色殖貨利玩細娛而忘遠

圖樂放縱而憚拘檢雖變故繁興猶謂禍不及己而幸其在人方且乘堅策良選聲徵色服極珠綺珍窮水陸既以自樂又以誇人且不舍晝夜以肆斂積不知俄頃之間而他人是保矣此正燕巢危幕之說皆所謂莫肯念亂而不顧其親者也嘗聞容思段先生述元季丹谿朱念修告其親友之言曰吾足跡所及廣矣垂髫之童亦能操技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蓋力善以延其盾乎予嘗疑其迂而未盡念亂之方也及讀劉靜修蠡吾王翁畫像詩序謂翁世為農家多蓄粟金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饑翁於是發之以全活者甚衆時鄉豪所在皆自樹慕義者咸



欲推翁為首翁不許挈家避地扶溝二十年而汙亡天下  
蕭然蕩為邱墟翁家獨無患此非能賑饑與不與亂之報  
乎由是而知丹溪之言不我欺也使世之人俱懷念亂之  
心無思亂之意則氣化雖衰亦必不至於蕭然而父母可  
保嗣續可延也唯不如是則上下交會而禍始酷矣靜修  
丹溪其言信而有徵故謹錄之

議

荒政治盜議

周禮荒政其一曰治盜賊蓋荒年盜賊尤當深治誠以小  
民饑歉各懷為非之心視先發者以為斂肆官能擒之則

卷十二

七

未發者皆斂跡若其得志則抵掌而四起者難保其必無  
也故救荒書載饒郡通守柴瑾之封劍樂平宰楊簡之斷  
足筋此雖有非今日之所得為者然足以見荒年治盜之  
當嚴也流賊肆暴橫行鄉村曾無橫草之禦亦由民不識  
兵兵不習戰未敢便以矢口臨之蓋賊知罪在不赦必將  
致死於我以不習戰之卒而當致死之寇豈能必萬全哉  
或有退衄則賊之勢成我之氣懾後來之變又難逆測矣  
是故設法用計不可不精密也為今之計莫若募勇銳之  
士百餘人許以重賞且命破賊之日所得之物悉聽自收  
擇有智謀一人統之任其自為方略唯當戒以慎密期於



得賊不限遲速或一應軍民人等有能破賊者悉依前例賞之又此流賊頗多烏合日久不可知竊料目前必無名分相臨恩信相結刑罰相制號令相加徒以利相依耳若密遣間諜多遺榜帖於賊營之外或林木之間道路之上令其黨能殺賊首以首官者與免本罪賞格亦與前同則其中必有相疑而自相圖者亦摧壞之一術也鴻儒昔忝祿仕今處名城身雖居間憂兼家國豈敢不罄所懷以告有位者哉

辨

石鼓文辨

卷十二

八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移寘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宋皇祐四年待制司馬池知鳳翔府使向傳師求之於外偶之田舍覩春梁石臼有文察之鼓也向易以他白於是十鼓復完徽宗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寘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元取中原乃輦至燕京皇慶癸丑始置國學廟門下我太宗既即位建都于燕國子監仍元國學舊址石鼓在焉按石鼓至唐始顯自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以為宣王之鼓宋程秦之以為成王之鼓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書古妙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到然



歐陽永叔以為可疑者三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以為文宣之鼓也趙明誠金石錄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今世以為確白者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殊未然也獨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然其全文今不可見愚嘗讀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

為大詔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至其子成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是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體既倣尚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况武帝太和元年春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則石鼓文必作於武帝之世也抑觀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於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鳳翔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世傳殷比干吳季子墓碑以為孔子書雖皆刻石然前哲已悉辨其為偽况班孟堅漢書郊祀志上起少昊顓



項中歷二帝三王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是亦前此未有刻石之證也宋鄭漁仲亦曰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有豐碑此亦可見刻石創始于秦也獨其謂秦用石鼓此猶可疑或別有考非此之謂要之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始皇以前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為始始皇之所以刻石者亦緣傳國璽有以先之爾然則韋韓以下諸人之見豈非皆出于臆度乎

儀禮反哭辨

士喪禮曰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

上婦人入丈夫踊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哭止闔門鄭氏曰反哭者於其祖廟孔氏曰反哭者反還家哭于廟愚謂反哭蓋于寢不于廟也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此皆指寢而言也又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此皆指死者平日居息出入之地故不見而哀之甚也况迎精而反止迎虞主而奉安於寢也若夫宗廟乃清嚴邃密之地祭享有時開閉有節豈反哭之所哉



按士虞禮目錄曰祭于殯宮以安之孔氏曰經謂側享於廟門之外而云祭之於殯宮者廟則殯宮也故鄭注凡宮有鬼神曰廟以其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是以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隱公六年夏君氏卒左氏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是亦一證也

土軍不可用辨

楊完者始應陶夢禎招募阿魯恢遂引入中國不可復制遂略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民怨且怒共起義兵攻殺之餘黨奔潰渡揚子宿留廣德長興間張士誠陷平江江浙行省丞相塔失鐵木兒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

卷十二

十一

完者取道至杭以兵剗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即拜添設左丞軍行專資抄掠名曰檢括盡取靡有孑遺虜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幼者驅以為奴婦人豔而哲者畜為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即刺以刃丞相又以王與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張士誠完者遣部將蕭亮員成往攻之與敬奔蘇州苗據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唯類偏獲免者亦舉別去耳鼻掠婦女剗貨財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有粟四十餘萬石籍為己有越五十日張士誠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無何士誠兵入杭苗將吳大旺敗完者自嘉興城來



駐兵城東萊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城之外悉遭兵燹  
完者雖陽尊丞相生殺予奪於己是決丞相僅得署成業  
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邁里古思建德路則達  
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為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僅  
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完者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  
子女玉帛皆在其中用法刻深任勢立威既受圍苗軍悉  
潰完者與其弟伯顏皆自殺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瑛等  
三萬人降我太祖太祖率瑛等攻克婺城就隨胡大海鎮  
守壬寅二月初七日瑛等刺殺大海叛降士誠太祖痛悼  
不已後曹國公李文忠克杭州擒瑛等至京師太祖命取

卷十二

十一

胡大海像懸於市曹刺瑛等血祭之此則土軍之不可用  
也

序

大司徒周公保完堂集序

宏治庚申皇上念海內災青屢彰邊塵狎起然不欲以漢  
制冊免大臣乃用御史言聽自陳乞以全禮遇其不勝任  
者固不能以圖存而素號剛方有風節者亦為時所思而  
隨例罷去若今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是已始公在戶  
部所以節財贍用安擾萬民者一遵國憲遇凡有所賦發  
必因其盈虛而通融之期不至病民而妨事其有非分之



求若侵牟民利者則執法拒抑用是天子納其忠誣上行私者獨不使之而有是去也然進官宮保又賜璽書有廩祿輿臺之異此皆近代大臣去國者之所鮮有也既而兩京公卿大夫郎吏諫官御史抗疏薦公者凡五十餘上公既摘璽書中保躬完名語顏其堂曰保完矣又攜薦章編為五卷其有慰贈書啟若詩各以時類而附於其後總名之曰保完堂集命鴻儒為序鴻儒竊嘗考古今士大夫達時遇主大抵有二致焉而兼之者恆少也蓋得於君者恆不必得於義得於義者恆不必得於君此身名全滅之由也故得於義而不得於君則名全而身滅矣得於君而不

得於義則身全而名滅矣兼得之則身名俱全矣兼失之則身名俱滅矣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滅而名全者次之名滅而身全者又次之身名俱滅者下也此無他惟繫於臣主遭際之間耳昔公之請老也大臣偕退者數人於公獨以保躬完名美之乃所謂身與名偕全者此豈易得哉今中外之論尚持公不置旦晚聖心感悟求黃髮之可以寄安危者而屬之政吾知鋒車之召莫有先公者矣如此則善類彙征公道再彰豈非否泰之機所繫者哉公名經字伯常太原陽曲人先莊懿公由郎署致位尚書公自翰苑累遷至今官厥弟厥子若壻亦並列華顯人門地望於今



為盛敢併列云

慶大司徒胡公壽七十序

正德九年秋八月二十五日南京戶部尚書績溪胡公自懸弧之辰至是蓋四百二十甲子矣其郡邑舉子貢士鄭烈等五人造予請曰吾郡入國朝以來固號多賢然由布衣而位尚書者自楊程二公至公才三人楊公曹錢唐而占籍於歙程公起河間而反始休甯皆未純乎為徽人也惟公自上世以來為績溪著姓則徽之貴宦當以公為始公以高年居大位兩都士大夫一時所鮮雖前代洛社睢陽諸老亦無所多讓願得敷其盛美著為辭章諸生幸得

藉以為壽焉予自代匱南都得侍公杖履一載於茲矣是何可辭予嘗觀聖賢致壽之論驗之於人公所得凡五焉人壽修短多由父母一氣禪續無大盈縮惟公之胄出自虞舜舜以大德而得其壽矣後世至胡公周以元女大姬配之而封諸陳以神明之後獲帝之配襲大德之蔭以傳序至公此得壽之一也凡壽康天闕必地得其居則克資人以壽觀之菑潭可驗公先世唐常侍公數來居龍峰之陽水環山合土沃泉甘公又多所鍾聚此得壽之二也漬貨者惡於天則期頤不降公自教諭公仲芳以代傳清白未實以富潤屋至公之身崇儉尚質業不求豐老而彌篤



此得壽之三也自昔名流高顯暮年多置姬妾名為攝生實有所失公則遠於聲色自奉清虛此得壽之四也古凡稱仁者壽不仁而壽史無所徵公自歷官以來凡所以行仁者認認然如一日此得壽之五也由是言之至于今七十以獲古人之所稀有由然哉過此以往如齊太公八十而出統戎政衛武公九十而入為鄉士皆可致而無難矣而樂易溫厚之懿尤不可及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其公之謂與乃書以為序

壽太宰陸氏六十序

千支相配謂之甲子配而徧焉為六十謂之周小而紀日

大而紀年率由是也積日二萬一千六百為年六十古之人壽至是者禮特重之養於國杖於鄉不與服戎不親視學居則耆而指使飲則坐而列豆自是每十年而一加隆焉今人之於賢人君子也亦莫不慶其壽考而以古所重者為之節豈直私親陰厚而始為是哉蓋亦據彝典以為重耳何則人實資世世實須人輔世之道夫豈一端哉此則類非小夫俗吏所能荷必敦大聰明奇偉之士而後可以任屬之而效又不可以歲月期也功必久而後定材必培而後成不然其何能收不世之功哉故詩之作人歸於壽考書之罔愆本於黃髮皆此意也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吳郡陸公自懸弧之辰至今正德丁丑正月一日實環周  
命之候予與少宰三江毛公實往修禮嘗聞孔子曰仁者  
壽世之言仁者類以溫謹善柔色涵容覆當之一有發揚  
蹈厲懲姦而肅物則以為不類而不知所謂仁者文武兼  
資剛柔時出之謂也文以著儀武以存威剛以禦侮柔以  
懷良必備而無虧乃為全德若有文無武棄剛而用柔美  
惡混并而臧否莫辨是乃孟子所謂鄉愿者也仁之道豈  
其若是哉公自持憲中外所以伸鳴冤抑挫折貪橫以安  
利元元者固已不可勝紀至陳甲兵於原野誅慝宥良以  
成偉勳其為仁也至矣自天祐之壽將焉往吾知自六十

而七十則張柬之之徵於唐也自七十而八十則太公望  
之起於周也自八十而九十則衛武公之為卿士也自九  
十而百歲則漢張文侯之在相位也由是而往甲子之再  
周可期而上壽可躋矣然非正好惡以盡仁之道而合於  
天夫豈能至是哉公自陸終氏受姓以來數千年矣世為  
吳會著姓中間上公元侯名將良相鉅儒宗工忠臣孝子  
譜無輟系史不絕書至公而道益光焉異時熾而昌昌而  
大綿椒聊瓜瓞之休衍公侯復始之慶又將自公以始詩  
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是之謂乎



正德十一年冬吐蕃入嘉峪關犯肅州戕吏士聲勢張甚邊遽以聞詔外廷議推文武大臣各一員提督軍務與敕使御用監太監張公偕往於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金城彭公實被簡命以行蓋公生長西州少游容思段先生之門講明伊門之學以成其材關中豪傑未能或之先也自項盜起河朔延蔓中原公既平之矣蜀川大擾西南弗靖公又戡之矣會吐蕃無故剽奪哈密城印公又征之矣凡此大功皆九重注眷之寄公克建立以甯國憂則公之武略忠規已昭暴於天下矣若茲行也先聲所及羌人膽落其不卷甲而潰遁者吾未之信也或者謂河西非

卷十二

七

門庭之寇而陰疑聖心若以為甚急而處分異常者是未知天下之勢者也自漢武帝忽匈奴兼并西番強威難制因建河西四郡開通西域隔截南羌謂之斷匈奴右臂而空其肺腑所以為中國計者甚遠非直欲伸威拓境而已也由是觀之涼為要地固非限山隔海之國矣宜乎烽煙一警有以上厯宵旰而屬公以往也公機藏韜略忠誠體國今之仗鉞還臨鄉州行見振旅還京有過家上冢之樂數倅獻馘承勞旋錫命之寵使此虜消沮不敢復牧馬塞下將與漢御人皇甫規輩同書竹帛豈不誠大丈夫哉其行也朝賢皆贈以詩積為巨帙而鴻儒序之鴻儒託契有



年義均昆弟故不敢以不敏辭

送河南僉憲汪君序

正德九年春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汪君有詔陞為河南按察司僉事賜以敕書俾之整飭直隸大名廣平二府兵備行有日矣其同官孫君世亨等言文以贈其行予省人也義不可辭乃為之言曰河南在九州之中二郡亦密邇汴省去邊鎮遠民不識干戈戎馬戰鬪之事自大盜繼起誅剝既極而鋒鏑隨之所至子女金帛席捲而去室廬焚蕩老弱委溝壑數千里之內幾欲如東坡所謂蕭然者賴天之靈盜既戢矣百姓迄今瘡痍未起或長吏者昧於撫

慰荒殘之道不知勞來安集以期復承平之舊其征斂繁急尚循昔弊雖制不由己而乘機因隙陰自潤入者亦多有之猾胥奸鬼幸脫變故不知懲創猶豪奪武斷於鄉曲之中此而不治何以為政且善良寡弱將誰恃以為命邪前元不競議者歸罪於風憲與將帥雖其立論頗傷偏激然不可全謂之誣也由是而觀其所繫豈輕也哉予自代匱南都並與汪君接其為人也行廉而識明議論風采清映一時在南臺日多所建白而進退人才尤合時變今茲大河南北受禍之慘如前所云者君業已知之矣是行也雖典刑罰亦柄兵戎其施政之先後緩急所以使中原之



民有所庇賴而免於徵求剝奪之苦以甯畿輔而安京邑者必有其道夫豈待予言哉然御史之道竊以為必如富鄭公所謂斧鉞飲食左右並行禦寇之道必如張南軒所謂赤子就蛇恩威交致乃為得之也竊見如是君定以為何如請書以為贈行

送山西行太僕寺卿陳裕夫序

宏治己未以來北虜亟犯塞驅掠吏民聖天子申教邊吏整軍經武謂兵政莫先於馬迺慎選大臣專典其事又納用廷議凡在外行太僕寺苑馬寺俱進其序卿少有缺推藩臬二司佐貳補之由是官常以復馬政一新而軍威克

振日者甘肅行太僕卿缺員於是新河陳公自山西按察副使往蒞之瀕行按察使隴西李公率同列餞之又推贈言之義而授簡於鴻儒焉按周禮太僕之職非典馬也掌諸侯之復逆及寢門之鼓節軍旅田役則贊王鼓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不眡朝則辭於孤卿此其職也獨以王出入則太僕自左馭而前驅夫左馭既馭馬之人而前驅又馭馬之事此其典馬之權與乎是後穆王之命伯冏漢祖之命夏侯嬰猶專掌車騎歷代因襲則變而為廐牧至我聖朝遂亦由之而不易也惟公起家進士除縣令有聲其為御史也值四方諸侯覲見



闕下黜陟甫畢公率同列抗疏劾大臣不職者十七人惟二人得留餘皆罷斥一時朝端震悚迨後副憲山西分巡大同以闇懦無功劾總兵官以下一二人俱被譴公平生行政率類此其於馬政吾知其不難集也或謂河西之地辟廩在夷居處為難地無水草畜牧為難以故士大夫往往憚於之適噫此誠不考故實而不盡人情也昔漢武志匈奴彊盛開涼州五郡徙中國舊族三千家以實之歷世既久遂為樂國而漢書地理志亦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用是觀之夫又何難公其行哉所謂色別為羣視之如雲錦者行將見之吾知塞垣之下胡兒不敢南牧必矣公之

樹立豈不炳耀於當時哉於是推原古誼以為公告將俾駭北三千足供邊騎而九重無西北之憂也可不勗哉

壽徐母太宜人八十序

聖天子嗣登大寶致孝兩宮凡懿號徽稱固已盡崇極之意而又推恩海內錫類臣工有親老者許歸養於是河南僉憲徐君以太宜人在淮西援例以聞于部使者冀得解職還侍膳差部使者難之寢其事徐君乃告於鴻儒曰母氏今年八十僕既為薄宦所縻計鄉之諸兄弟與凡族從鄰曲值今誕辰必相慶也願得吾子一言馳獻於奉觴之際庶足以慰北堂千里之思焉予惟三王養老之制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所以敦孝道厚風俗也聖上發詔之意良在於是而部使者則以周公在周而伯禽之魯石奮期頤而四子典郡故不聽其去也予則以為昔韓魏公初任淄州通判日迎其生母太夫人胡氏之官下與其夫人晨昏侍養當時稱之而魏公在淄三載胡夫人亦逝去後雖位居宰輔無與共享富貴者而徐君太宜人亦生母也獨不得迎養此其中不能無耿耿然聞太宜人居家康甯強健耳目聰明享有諸福且未艾又安知徐君他日官不躋于極品而以非常之養養其母者哉是則其可賀者又出於前賢之外也乃獻詩曰

卷十二

五

淮流湯湯自西徂東淮山蒼蒼載繞離宮離宮有衛莫淮之滋赳赳徐侯干城之器侯得少房維女之良是生國器如珪如璋昔也佳婦今則賢母保佑自天遐不黃耇九十而耄百年而期自今以始何福不躋

送陳員外子居掌武學序

國家以武臣世胄往往生於富貴而不知兵且慢於義故勇爵充環衛而緩急之際或至乏使乃納用外廷之議自公侯而下至於卒長令其門子悉入武學又以教者或非其人羣居混處曹趨而伍嬉變其純良之性而流為邪僻之歸者亦或有之則擇文學行義有聞於時者優其官資



俾掌教事南京衛設有武學舊矣詔下當如新制置師  
同年友汝州知州陳君子居資久當遷為京朝官天官卿  
用例奏為南京兵部武庫員外郎掌其教授事部符既下  
其同僚陳君範等走書南陽索鄙言以贈南陽去汝州無  
三百里予時家居與子居相好也或曰他進士作州者皆  
實授部職居曹治事赫赫有所為子居是陞不為愜噫是  
豈知務者哉嘗聞洪武末朝廷嘗命吏部尚書張公統考  
試州郡賢良選有德望者儒為武學師訓育勳舊貴戚子  
弟而以梅謝二駙馬總提學務祖宗朝所以重武者如此  
皇上御宇之初首念以戎昭經國而聿修其教事蓋將作

卷十二

三

育人材以尊國而庇民以上復太祖設學之政甚盛心也  
子居往蒞乃職日坐堂上取武經七書訓迪髦士俾管葛  
衛霍咸出其中將來為國家干城之需使四夷畏服而海  
宇晏清顧孰有重於此者哉然則此乃推擇非常之選視  
彼居曹治事者直常流耳是不當欣欣以喜哉如曰廣文  
先生官獨冷此則庸俗所見非功名之士之所尚宜勿置  
齒牙間勉之哉是為序

后山先生集序

后山先生集凡三十卷其詩典重峻潔有法度如天球綴  
輅陳列廣廷大劍高冠班侍左右其孰敢狎而玩之雖大



儒先生如晦菴者亦咨重不置至取其與林秀書列之儀禮經傳通解之中是可見矣然先生並世有二程夫子者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樞衣之士幾徧天下斯誠千載之一時也而先生方且學文於曾南豐學詩於黃山谷周旋於東坡淮海之間而不知遊二程之門以學其道是以雖有所成而人猶有所憾也以為持是資而能知所從聖賢可學而至則其所可傳者豈止於是哉潞守馬墩者字廷震先生同郡之名家也購求遺藁近二十年矣比聞予有是集欣然請錄既付於梓而併靳序之憶昔宏治癸丑春余以南京戶部主事考績如京師時冢宰耿公方為大宗伯余往候焉公問頃在江南有新收書否予對以所得后山集公曰是書固艱得歸日幸錄寄我予應曰諾奈何未報而公逝矣今馬君託梓以傳恨不令公見之先生姓陳氏名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號后山彭城人其言之詳官闕之次宋史有傳門人魏衍有記茲不復列云

### 新野縣志序

昔劉知幾以才學識為作史三長信古今不易之論也高祖戰垓下武帝三皇世家韓信并陘之役史漢敘列如畫是其才也子長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勒成一書名曰史記百代史



法莫能易之是其學也才與學具識在其中矣然是三物必統之以道可也是史之難矣夫郡縣有志即古之國史史家凡例既未能知而於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率有愧焉又豈不難哉新野教諭冷君西蜀人也一日受事來郡見顧敞左清譚移晷因袖出新野志藁見示其言曰自有三史以來世所宗尚雖叢爾邑然有可以備史法者蓋光武初乘牛得新野尉馬始乘以戰茲固王跡之所由起不可為帝紀乎陰鄧二氏累葉皇后不可為后紀乎古今王侯之封與夫名卿良將孝子貞婦之出於是邑者載於史冊班班可考不可為世家列傳乎分野之為天文災祥之為

五行山川城郭廨署陵墓之為地理科貢之為選舉賦稅之為食貨不可為諸志乎今用竊取此義以為此書願先生序之吁予病志之不古若久矣子能若是子之書良矣冷君氣清貌和言辭詳整有序操心制行以前哲為法取予不啻誨誘勤篤此固進於道矣而又論秀於鄉以至今官其才學與識固不待言也此書一出有所作者必來取法焉夫然後吾與子也始謂之得言矣

賀新野主簿楊君修城序

正德五年秋冬之交盜起燕趙間河朔山東俱被其害蹂村落剝州縣戍賊長吏殺戮齊民子女金帛恣意擄掠山



西河南湖廣江西所過之處人莫敢嬰其鋒蓋民不知兵  
兵不習戰百四十餘年于此矣宜其見賊輒北而不敢與  
之角也河南監司郡守議以為保民制寇莫如城郭故符  
下屬縣俾各委幹濟佐貳董版築之役增卑培薄務在完  
雄新野縣尹高侯曲沃人也以其簿安定楊君鉞負有為  
之才善於部分而敏于賦功且嚴而能斷集事無難遂以  
委之君乃為之徵徒役具畚鍤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立  
期會財用出于官餼糧備于民凡用工若干而功以成真  
昔人所謂不愆于素者由是邑中士夫以暨民庶俎肉觴  
酒各獻頌以為壽而喬氏二昆玉曰善曰海者乃遠遣使

佾具書與幣乞言于予焉予按字林城者威也所以威民  
以備不虞也月令孟冬築城郭興事任力矧今烽火交馳  
寇盜壓境危機交逼人情駭疊當是時也不尤急乎然木  
土之役尤非人情所樂是以周公營洛而有咸勤之慰楚  
子伐宋而布挾纊之言興大衆舉大役古之人亦未嘗不  
以恩勸為先也君嘗修布按分司廳事儒學號房傳鐵城  
扉設柵衢巷以及望樓縣門無不新整悅而後使信而後  
勞其得之矣是故功成無難而底于是役也能無賀歎然  
宋王無咎有言教化衣食民之急也城郭完矣尚思所以  
急民者可也君其勉之哉於是乎序



賀周侯禱雨有感序

宣城貢生王宗聖言於予曰吾邑頻歲困於旱暵民之填於溝壑者十且七八矣今歲三月不雨至於六月華容周侯來為縣鄉時裁半歲心重閩焉乃以六月二十七日為壇設位請命于境內山川其夕即大雨連四日方止閩邑霑洽遂以有年宣民之困一旦而紓歡聲四起雷動田邑頌德歸功萬人一喙侯且退然不居曰是偶然耳且侯自下車以來古法可行者舉之不疑凡仁民利物之政悉出於忠信誠懇之心雖周之愷悌漢之循良不是過也能惠數語以紀我侯憫農恤下之意映蔚於無窮是所願也敢

卷十二

五

以為請予聞而嘆曰周侯其賢矣哉自姦逆擅命以來苛征暴賦剝膚及髓四海之民如踞膏火然此豈盡其罪哉亦或為長吏者假公乘勢聚無厭名曰緩禍而實藉以為豐財潤屋千進務入之資其視民無異草莽踐踏斬艾不遺餘力處懷如此使當旱乾水溢之變有肯與哀軫念如周侯所為者乎抑子產之言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疫厲之災於是乎禱之而靡神不舉著在周詩八蜡不通載於禮記是則求澤於昊蒼默默之中其來固有素矣周侯誠意內充天應響應使斯邑之民將困而復蘇宜感美之有掄揚也遂書以貽之



樂壽詩序

上虞潘一庵先生今年七十有五以其子孔脩宦南曹遂至金陵視之及還與孔脩常所來往者多賦詩送別客有題其卷首曰樂壽者命予為序予惟人之能樂者斯壽人之有壽者斯能樂也今夫世之馳逐於窮達得失利害之途而憂愁鬱抑不能自解於中者固無一日之樂而往往年未逮壯而衰耄及之如此而望有含飴弄孫之興杖藜觀稼之事登山臨水問柳尋花之趣者固難矣先生襟懷坦夷不以事累心所過皆適而無凝滯望而見之者皆以為神僊中人也叅同契養生之書其要語乃在於常樂無

卷十二

三七

憂之一言今先生樂以忘憂如此則享期頤之年登喬松之壽有必至者矣先生茲來渡浙江泛西湖上姑蘇臺抵金陵徘徊乎鍾阜之下凡山川池館臺榭會心娛目之處無不至焉間發而為詩以寫其狀欣欣如也其樂可勝言哉抑予聞至人多尋五嶽先生他日或欲翱翔名山水計嵩少瀟穀必在所不棄予雖為官鞅所羈而水邊林下之心固無日不在也先生能先期相聞當於少室之下以俟

送史先生序

河中史伯恭先生以南陽府經歷致仕家居四年矣其子宗道曾任南京刑科給事中遣人迎養先生乃泝大江以



至于金陵予與先生舊且宗道從予游胥會于此以為天  
幸先生故負奇氣在南陽幕時遇事有不可輒抗言直論  
期合于義不卑卑為柔遜態此其平生大節也今來金陵  
觀帝王之州佳麗之地山川之環繞城郭之完壯既足以  
廓胸懷而新耳目至于追憶高皇創業之初謀臣猛將雲  
附影從熊羆之士百萬在握星陳山走海運天移及寓縣  
既一皇基斯建經營締構悉出聖謀制度奇新規模宏遠  
又不能不憮然而興感此固先生之所徘徊而不能去者  
邪予每與先生把酒相對先生數爵之後輒歷舉南北朝  
英主良臣荒王辱輔事且飲且謔娓娓如貫珠而意之所

卷十二

三

存淵然莫測誠豪傑之士哉先生比將言歸宗道之寮寮  
請予言以送予聞昔司馬子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過梁  
楚以歸於是乎有史記今先生之歸也其能無所著述如  
昔賢者乎世道多虞人情恒擾寇竊時發邊塵數驚出處  
之間所宜慎擇要之無負於茲遊而有裨於當世乃大善  
耳先生其審之哉

賀守固郭先生生子序

人之老也責有傳而不孝則莫大於無後故不必千乘之  
尊萬金之產微而琴書苟無所付授雖樂天之達亦不能



不動於懷綿綿無替誰不願之若百世之族一旦或絕則  
餒而之嘆雖令尹子文之賢有不能免也是以蕭徹不喜  
拜相而喜生孫柳宗元不悲謫官而悲乏嗣豈非天理人  
情之至乎上舍郭先生守固者南陽著姓也久未舉子今  
年已六十忽有弄璋之慶親戚朋舊喜賀無虛日而中表  
之賢若克敬廷儀輩又相率索文以贈予姻連也曷敢辭  
乎竊惟人之有所欲於天者亦視所以感召之者何如耳  
譬之池沼鑿則日星涵林樾盛則風霧集也若所積非其  
道而求得其應焉雖敝髮沒齒亦豈可冀耶守固之先世  
種德植善服循詩禮足以保後生而延雲來也必矣中忽

缺然人皆疑之至是僂果忽生而芳蘭夢協豈非感召有  
素足以塞衆望之方惑者哉山谷詩曰能與貧民共年穀  
必有明月生蚌胎亦言天人之機有必然者守固天性廉  
介不苟取予既能嗣先而裕于德矣况今久淹選調行服  
官政必能忠國以便民廣其德而獲於天似續之來雖衍  
而為徐卿極而為竇氏可也豈直如今日之所得者而已  
哉因書以為賀云



